

西北文物展覽會

特刊

右任



目次

(以收到先後為序)

西北生物調查之需要	秉志
漢代的木簡	馬衡
西北農功水利文化史略	李儀祉
對於我國西北問題的我見	徐炳昶
西陲的藝術	滕固
大食人米撒兒行紀中之西域部落	馮承鈞
西北的土質	楊鍾健
新疆考古之發現與古代西域文化之關係	黃文弼
西北經濟植物述要	鄭萬鈞
西北獸類略述	何錫瑞
中國戲劇源自西北	齊如山

目
次

西北生物調查之需要

九一八以來，國勢岌岌，東省熱河，相繼失陷，冀東一隅，又復淪沒，疆域日蹙，覆巢可虞，於是舉國上下，乃憬然注意西北，謀所以保全開發，欲利用之以為根據重地，期圖抵抗外力之侵入，於是派員調查，力謀交通，凡所以使西北變為隩區，與江浙諸省相等之計畫，大有知無不為，為無不力之勢，此國難日逼之所致，亦誠根本要圖也。

西北之文化，地理、農業、礦產、及一切犖犖大者，政府已嘗派人調查矣，而吾則謂西北之生物，亦宜遣人作澈底之採集，以為研究之資料，吾為此言，非因個人攻習生物學，對於自己興趣，有過於偏重之心理，實以生物關於實用之處者甚多，如農業之中，凡植物生產，及動物生產有關之生物，以西北之地域遼闊，蘊藏宏富，有非世人所能夢見者，工業之中，該地所產原料，可以供製造之用者，亦必甚豐，醫藥生物，供國人所需，提鍊製造，成為精品者，取之西北，當無盡藏，獨恨此項調查工作，尚無有具體之進行，致該處最大富源，聽其埋沒，國人不徒未能利用，竟無從而知之，毋乃可惜乎。

故今日欲開發西北，交通也，鑛業也，農工也，以及一切最關實用之諸項，當同時並舉，而調查生物，亦宜視為急需，以生物種類關於實用者既多，倘用科學方法以整理之，其足以為利用厚生之資者，此一區所產，或可以供全國而有餘，即或不然，要亦可以補助其餘各省天產之不足，生物家搜集標本，犯霜露，披荆棘，梯山班海，沙渡繩行，有極大冒險進取之精神，西北遺荒之地，東南人士，多未嘗涉足，有生物家時時調查，其中詳確狀況，當知之甚悉，歸而著書報告，俾通國皆能深曉，不獨生物一方

面，有所貢獻，為國家資源之助，而風土人情，及山川險要，亦可使當局瞭若指掌，於今日之國防，不為無補，外人之侵掠我國也，或用武力，或用經濟，或用宗教，其勢力彌漫，滔滔進行，其方法亦不一而足，然其起首也，恆以遊歷為探測之方，今則遊歷之外，復有假託研究科學之美名，來華採集者，吾國為敦睦友邦起見，又因科學不分國界，勢不得不允其求，表示歡迎合作之美意，然其一至國內，生物標本之外，乃無所不搜，數十年來，如氣候之測驗，以便航空路線之戡定，礦源之探視，以便租借開採之進行，地圖之測繪，以為將來武力侵佔之助，文物之竊取，以為個人或一團體俸利成名之資，不良風俗，窮苦生活狀況之攝影，以供世界人民之笑談，此等鬼蜮行為。竟有出自所謂採集家者，吾不能將一國之內，痛加整理，紊亂衰落之現象，掩不勝掩，而天產險要、聽人探視窺測，亦竟無以禁阻，有害於國家前途，豈有際涯乎，今國人既知注意西北，若能舉行生物之調查，國內專門分類學者，既日見其多，凡外人藉採集之名，深入內地，而實別有作用者，生物家當知其底悉，吾政府儘可以國內已有調查採集之工作，據實謝絕，且吾惟不自己工作，遂招外人之越俎，吾若努力於此，人將聞而却步，不至空穴來風，不然，西伯利亞及澳洲之地廣人稀，生物奇特，而他國之人，何以不聞藉口採集，肆行探測乎！故調查西北之生物，亦即杜絕覬覦之一道也。

立國於二十世紀，非有科學為之後盾，即不免滅亡之憂，觀於意阿戰事，可以得一教訓矣，今西北諸省之生物，吾國乏人研究，而他人不遠萬里，代為捉刀，在國際上既為莫大之恥辱，以實際言，亦是吾國科學落後之一證，吾國人宜急提倡分類之生物學，政府社會宜下最大決心，集巨資，儲專才，計畫大規模之工作，前往西北各省，調查生物，一面作純粹科學之研究，圖於學理上有所貢獻，一面努力於經濟種類之鑒定，俾從事農工醫藥者，取材於此，而有所借鏡，如此，則此種科學在國內發揮光大，其他科學，亦必相觀而善，因益奮興，試觀歷史，馬有科學發達之國家，而不能謀生存於世界者乎！馬有科學人才衆多之國家，而有內憂外患之頻乘者乎！西北生物之調查，即所以闢西北之富源，淪西北之民智，國家全局，當受無限之裨益，願國人加之意焉。

漢代的木簡

馬衡

我從未到過西北，對西北各項問題，實在一無所知。但是我曾經參加過整理木簡的工作，祇好就我所知道的木簡問題，大略報告一下。因為我所整理的祇是一小部分，而且在三年以前，材料現在又都在北平，所以祇能就印象較深而至今還記得的說一說，不能很詳細，這是非常抱歉的。

在民國十六年，北京學術團體聽到瑞典國學者斯文赫定博士 (Dr. Sven Hedin)到了北京，要到西北去考察。因此成立了「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與赫定博士辦交涉，共同組織「西北科學考查團」，以徐炳昶先生為中國團長，赫定博士為外國團長，所考查的有氣象，考古，地質，生物等學科，這些木簡就是民國十七八年考古組所採集的成績。

木簡發見地點是在甯夏的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旗，即漢時的居延海，沿額濟納河兩岸都是烽墩的遺址，是漢代駐兵防匈奴的地方，所發見的都是戍卒們所遺留的文書用具，當時的文書係用木簡寫的，大半記載着年月，其時代自漢武帝起至東漢初年，最有趣的是漢武帝第十個年號，史書上所記的都作「征和」，並且應劭替他下一注解，說是「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而木簡上所寫的都作「延和」，沒有一個作「征」字的，當時人所記一定不會錯，而後來書本子上把他寫錯，就以訛傳訛的一直到了現在，但是這個問題，早就有人懷疑過，說是「征」字或為「延」字之誤，大概見於清嘉慶道光間人的筆記，人名書名都記不清了。現在有了這個物證，把這位先生的話給徵實了。其字體有作隸書的，有作章草的，有隸書與章草夾雜着寫的，其隸書往往含有篆法，與現在所傳東漢碑版上的字微有不同，其章草往往一個字前後有

各種寫法，與魏晉以後有定式者不同，所以辨認這些字有相當的困難，常有一個字費了若干時間纔識出來，或者竟有始終不能識的。

關於發見木簡的事實，從前史書上所記載的有兩三起，其中以晉太康間汲郡魏安釐王家為最大的發見，現在所傳的穆天子傳及竹書紀年等書，就是那次的成績，可惜實物無由得見了。此外要算清末英國斯坦因爵士 (Sir A. Stein) 在新疆的羅布諾爾等處所發見的為較多了。其實物現存英法兩國的博物院，羅振玉印奪一部分，書名叫流沙墜簡，其後有正書局把全部分印出來，書名叫西陲漢晉木簡彙編，但那次的發見，祇有簡而無冊，祇不過斷簡殘編而已。蓋古代的文書，除了寫在帛上之外，大概都是寫在竹片或木片上的，這種竹片或木片，單獨一根叫作簡，用許多簡編連起來就叫作冊，所以小篆的冊字，五直畫並列，三長兩短相間，象五簡之形；在五簡之間，上下各寫一橫畫，則象兩繩編連之形，甲骨文和鐘鼎文的冊字，大都寫作四直畫，兩長兩短相間，而中間兩橫畫在右邊一頭連起來，好像半個環子似的，這一定是完全象形的了。我們看了羅布諾爾所出單獨的簡，不能知道編冊的方法——雖然簡上所寫的字，有在靠近兩頭的地方各空出半個字的地位，但也都忽略過去，不曾注意到是編繩之跡，現在西北科學考查團所得的，雖也是斷簡殘編，但居然有兩個完全的冊子：其一是兵物簿，用七十七根編成的，發見時裏成一卷；其一是候長上長官的公文，用三根簡編成的，兩道繩子在右邊連起來，與象形冊字一樣，這真是驚人的發見了。兵物簿雖是一冊，但子細看起來，又是兩冊合編的，繩子可以拆開，前四十八簡是三個月的月言簿，後十九簡是兩季的四時簿。所謂月言簿者，是每月的報銷冊，而所謂四時簿者，是每季的報銷冊，本來兩簿各自為冊，到歸檔的時候，又把他合編起來，我們由此可以曉得：(一)每冊

的簡數，自二簡三簡以至於數十簡，多少沒有一定。(二)已編成之冊還可連續合編，但其間要夾一根無字之簡，以示前後分開。(三)簡數太多的可以裹成一卷，以便取攜，大約與紙帛的卷子是一樣的用意。還有編冊的東西，據我們所知的，如：史記孔子世家所說，「孔子讀易，韋編三絕」，是用一種熟皮作的。劉向別錄稱縹絲繩，穆天子傳序稱素絲綸，南史王僧虔傳稱青絲綸，都是以絲作的。這兩冊所編之繩，都是麻的。大概因為是尋常文書，非珍貴書籍，又地處邊塞，故用麻來作，既圖簡樸，而又取材方便的緣故吧。即如簡字從竹頭，古人製簡，又曰殺青，似乎普通都用竹子來作，羅布諾爾及額濟納河所發見的，幾乎都是木材，雖有竹簡，其數甚微，這無疑的是西北不產竹子，而木料却易得也。

以上所說的不過是木簡中之小小問題，已有這許多新奇可喜的收穫，若是全部分整理出來，一定在歷史文化上有更多的貢獻，現在參加整理工作的人，又增加了好多位先生，不久即可畢功，庶幾可以慰一班人的渴望了。還有與木簡同時發見的，有不少的文物，其價值亦不在木簡之下，西北地方高燥，雨量稀少，所以這些易朽之物，經二千年而猶能保存，現在開發西北的呼聲日高，希望各學術機關聯合起來，組織大規模考查團，分別擔任這些開發的工作。

西北農功水利文化史略

李儀祉

洪積期後，大冰時終。戈壁沙磧，冀雍黃壤，於焉生成。年候漸轉，雨暘時若，植物漸滋。平沙泉潤，則水草叢生，高阜土宜，則樹木豐茂。於是野獸潛棲，牛羊茁壯。游牧之民起於西北。蕃殖繁衍，漸圖而南。或沿河而下，或踰嶺而行。汾渭之郊，伊洛之汭，成聚成都。冲積地帶，農事漸興，教民稼穡，樹藝五穀，古聖王事，莫過於此。

唐堯之世，降水橫流。以常理推測，亦不過如晚近江河之巨災。而其為害所以如彼之烈者，蓋以當時人民，皆沿河而處。一遇巨浸，勢成全國。崇山穹谷，高原岐阜，則盡為林木。虎兕棲其中，虺蜴藏其內，人類之迹所弗敢及也。

禹益知其然也。故禹治洪水，隨山刊木，益烈山澤而焚之。夫然後獸蹄鳥迹，覓然遠避。人民得以避下就高，奠居樂土。於是高原之地，漸闢而耕，歷夏及殷，奄有中土。

低地防潦，高地防旱。禹時溝洫，蓋所以去潦，因洪水之後，積潦不除，耕耘難施也。然陂澤障川，隄防之制已開其端。殷人屢受河患，遷都數次，長隄之設當所未有。蓋爾時戶口未繁，土地廣漠，都邑簡純，遷徙較之築隄便實多也。然同時以旱乾之故，區田之制，肇於商初。

有周之民，東來較後，其先蓋滯留於涇渭上游，所據之地盡為黃壤。其於農事早有進展。迨夫公劉之世展轉之邠。其土肥厚，泉潤滋潤，宜黍宜稻，宜桑宜棗。於是農業大進。流火之章全美全備矣。其後見侵於狄，逾梁及岐。膺膺周原，大田作稼，更非區區涇川所可媲美。周室遂強，取殷而代。然華族

東徙，西陲之地，遂為戎狄所據，猶且內侵不已。周室被偏，遂畀其地於秦之先祖，以資藩衛。

周室文物既盛，故農功水利，蔚然勃興，其制亦詳。高黍中稷，污下秔稻，各盡其宜。稻人所掌，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止水，以滄寫水，以涉揚其芟。灌溉排水之能事，已盡於是。爾時宜稻之地，在西北者當不出乎以下各處：（一）幽（邠），（二）澧鎬，（三）伊洛（西周，東周）。而列封諸侯，各豐其疆，亦盡能事。鄭駟魏起，大興田洫，廣事灌溉，叠踵而起。

秦既圖強，殫力農事，鄴國引涇，大著其效。水工之經驗既多，水利之推廣益宏。於是李冰使蜀，都江設堰。蒙恬定朔，金積開渠。宏烈偉績，千載不替，秦之力壯哉。

漢承乎秦，彌重水利。當其王於漢，已興褒濟之利。及其統一宇內，充裕漢京。高洛緣隈，鄆杜濱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鍾成雲。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蓋灌溉航運之利，兼而有之。於是關中之富，天下居六。尤復拓地塞北陰山荷蘭，祁連之陽，遠及湟中金城諸郡。渠道縱橫，田疇廣闊。漢之力亦非弱也。

唐時承平甚久，河患甚稀。守前代之成規，乏新殊之建樹。然而西陲之地，未絕經營，招撫花門，綏輯羌戎，西北文物，於焉稱盛。

其後五季騷亂，宋室顛屯。西北之地，久喪於胡。農夫棄耕，牧馬窺犯，數且久矣。西北文化之衰，實遭是厄。元祚甚短，未遑多建。

明代山河完整，而政治混淆。邊疆之臣，未敢多事立功。河套經營亦成畫餅。

有清一代懷柔甚遠。洮，湟，大夏，農利俱興。後套，甯朔，壑溉愈宏。甚至遠涉祁連，天山南北，皆成良疇。噫歟盛矣。然獨關中水利墮廢殆盡。其故何哉？蓋由於官守斯地者，無遠大之模，僅無過是求耳。

今則黨政休明，建國有綱。西北之地，關係國本彌重。朝野同聲，力言開發。涇惠告成，追蹤鄭白。洛惠繼之，遠駕龍首。涓惠踵起，不下輔國。洮惠，通惠，亦應於西。茲復全國經濟委員會，設計六年。關中八惠之完成，漢江諸渠之擴充，延榆諸水之利用，汾，沁，伊，洛之開發，綏甯諸渠之整理，岷江水電之建設。黃河上游灌溉之改良，以及其他西北水利，罔不在計劃之中。異日一一告成，庸非民國一大光明哉。經會諸公，願其勉之。鄙夫一言，願為芻獻。

西北水利，以其規制，可則為六。甯夏，後套，三湖河，民生渠諸沖積地，鑿渠引河水，不堰不開，滋潤甚寬，一制也。甘涼，新疆，柴達木諸盆地，山嶺積雪，融流灌注，自然肥田，二制也。永靖，皋蘭，靖遠諸沿河台地，設輪汲水，以資灌溉，三制也。汾，沁，伊，洛，澧，沂，滄，灞，以及他秦，晉，豫，隴諸水，於峪口之外，引溉平疇，四制也。青海，甘肅諸山溝澗之水，沿溝截引，以溉狹長一帶，五制也。涇惠，洛惠，涓惠，應用新法新理，築堰，置閘，鑿渠，設澮。使水有蓄，有節，有止，有寫，六制也。此非人力之所可強同，亦地勢各有其宜耳。

以上六制，前五者舊也，最末一者新也。舊制之弊有七：（一）無永久之工程，故堰則年毀年修。（二）無合規之渠道，故渠則時濬時淤。（三）無操縱之機關，故旱則水不入渠，潦則氾濫為災。（四）無合理之管轄，故廢棄之水多而爭奪之風競。（五）無經濟之計算，故所費者多而所得者鮮。（六）無合作之精

神，故曲防壑鄰，惟以利己。(七)無精巧之結構，故水輪水車之制皆麤拙相沿，莫知改革。

今謀擴展西北水利，則應有固守之原則：

- 一 先擇交通較便之地為之。交通困塞，農產豐裕，不能運銷，反以傷農。
- 二 先擇人畜較繁之地為之。人畜寡鮮，有灌溉而無肥壅，無工力，則徒勞而無功。
- 三 先擇用力少而收功多之地為之。故必水源充裕，施工不難，而灌溉面積廣大，乃計謀之所先應及者也。

四 先儘已有之規模整理之，改良之。因人民已有灌溉知識及經驗，其事易舉，其效易著也。

五 無論創新革故。皆須通經達術，精於科學之士為之。其工事皆應唯新是圖，以祛舊弊。然行政者於此大都為人所惑，而不能處置得宜，此人事之所以多難也。

學理唯真是求不論新舊。而吾華之士恆好以淺薄之識，隔膜之見，肆為夸言。今使一故老學究或浮夸政客入機械之室，跨化驗之園，則不出一言，却而走矣。何也？以是等學術非吾國之所故有，彼等固無從置其喙也。若令之言水利，則侃侃而談，頗不相下。似人人可以為大禹矣。然一按其實際，則某山某水，足未嘗履其地，目未嘗接其影，徒見紙上之繽紛耳。水工之學在乎歐美，以極深之科學為基礎，以極精之實驗為準繩，各國學者殫力研究，圖書雜誌充棟汗牛，而在吾國則稍讀經世數文，即可以嵩家自命，庸有此理乎。吾為此文，尤望從政者之有扶擇之方也。

對於我國西北問題的我見

徐炳昶

我國的人民，一直到最近，經濟情形還滯留於農業階段。在學術一方面，自然科學異常地不發達。因此種種，我國西北，如陝西甘肅等省，農業還可以有相當發展的地方，我們漢族還可以在那邊生活。至於新疆青海等省，雖說同中國交通，在歷史上已經有很多的時候，並且離我們的內地頗近，唐元兩朝也曾設置過郡縣，可是我國民族中，生活能力最大的漢族，到那裏還不容易生活，堅苦卓絕的陽柳青（在天津南）小販，也只想在那裏趕緊抓幾個錢，回頭向關裏跑！再進一步說，就是陝西等處，「厰土惟黃壤，厰田惟上上」，過去現在並沒有很大的分別（我們河南同陝西全是產生小麥的地方，很可以相比較。河南各地，每畝每年能收到小麥二百斤，也就算十分的收成。前三年收麥的時候，我全在陝西的鄉間，親眼看見：除民廿二歉收不計外，民廿三廿四兩年，每畝收麥，均將及三百斤。可是問農民，這還不過是八九成的收成。足見「厰田上上」，絕非虛言），但因溝渠失修，林木無人保護，以致水澤缺乏，釀成前數年的空前大災，農民餓死的，數過百萬！就是現在大家談起來，近視眼的念書人們，總有點覺得我們祖宗發祥的地方，近來已經快變成了沙漠，毫無辦法！如果這樣盲目悲觀的心理不能變革，那就足以證明我國全民族的生活能力已經衰敗不堪，無能再振，不止西北問題而已。

我國近日應該對於西北方面所作的救濟，千端萬緒。現在因為篇幅及時間的關係，無法詳說。所能說的，不過是原則一方面的事情。大致說起，西北的問題，同中國全體的問題，還異常相彷彿，就是最急切的辦法，是恢復農村經濟，使農民不致於餓死。稍往遠處說一點，如果能利用科學的方法，不惟

西北的農業可以恢復發達，就是陝西延長，新疆天山一帶的煤油，新疆的硫黃，茂明安旗巴延鄂博的銹（西北科學考查團團員丁道衡所發現），均在工業上有重要的價值。不畏艱苦，不憚繁重，去努力考查，計畫，開發，西北成一個特殊的工業區域，絕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近數年來，陝西省政府對於水利方面，異常努力，涇惠渠已經完全成功，洛惠渠也不久就要完成，渭惠渠及其他溝渠工程也均在進行中。成功以後，陝西水利問題很可以解決一部份。去年中國及其他銀行在陝西農村中，也很有一部分放款。如果這樣繼續努力，再趕速禁止鴉片以增加嘉穀的耕田，擴充合作社以便利農民的消費，竭力保護舊林並種植新林以防止土壤的消蝕及調和氣候，修建道路以便利農產物的運輸，十年以後，陝西一帶可完全改觀。要而言之，近數年來，政府及國民的視線多注意於西北，雖成效尚未大見，而方向固自不誤。惟無論急切的恢復農村，以及遠大的發展工業，有公同一點為牠們的樞紐。此點一得，其他一切均將逐漸地有辦法；此點一失，無論若何努力，而支支節節，常有事倍功半之苦。這種樞紐的一點，也是平凡不過的一點，就是：當想作各種設施以前，必須將地方各方面的情形一切調查清楚，這一點雖然平凡得很多，可是現在大家對於這一點似乎認識的還不夠清楚，仍有申說的必要。比方說：現在想在西北有所設施，回回，纏頭，蒙古以及其他各種族與漢人中間的感情問題，以及此各種族中間相互的感情問題，實在是一件頂重要不過的事情。若干年來，此各種族中間常常發生些不幸的變動，牠的原因，很少由於實際利益的衝突，大多數全是由於中間的誤會。現在想消除這種誤會，非由各族盡心竭力，互相認識，互相諒解，沒有其他的辦法。可是自命為文化比較高的漢人，對於其他種族的內容，有什麼樣的認識？實在是一件很難說的事。專就漢回來說，他們入居內地有多少年的歷史？他們是否全是由他方遷來的，或是

還有大部分是本地人民逐漸加入的？他們散居的情形若何？人口若干？他們宗教裏面詳細的派別若何？他們與教外的漢人血統混合的詳情若何（回回名義上不同教外人通婚，實在不如是嚴格。比方說：回教名人的馬福祥同從前作過新疆交涉署署長的陳源清，就是極親的姨表兄弟）。他們教會組織的內容若何？派別若何？民國前及民國後，所叫作的「回亂」，真實的原因若何？經過若何？回教徒的經濟，宗教以及其他各種生活的狀況若何？此外還有不少的問題，恐怕就是問現在的專家，也未必就能有比較精確的答復。再往廣泛一方面說，因為西北氣象站和水文站數目的幾等於零，就是極關重要的雨量，風向，濕度，河流的排水量，泥沙量，以及其他各種相類的問題，全沒有比較靠得住的材料。對於全體情形這樣的茫昧，而冒冒然談建設，「一部廿四史要從何處談起」？居今日而談對於地方各方面的實在情形去精詳地調查，已經是「九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然而「苟為不蓄，終身不得」。「亡羊補牢」，已經不算太早。不趕緊急起直追，恐怕「時不我與」，我們的西北或者不能永遠為我們的西北！瞻念前途，實在要使人不寒而慄！近來有籌備西北大學之說，也或者是這一類意思的表示。可是今日普通大學教育的破產，已經是萬不容否認的情形。教職員及學生的精力，頂好的是消磨於書本的中間。洋八股對於中國的舊八股有多少的不同？實在是很難說。據我所見，學問空泛，不著實際，兩種八股是完全相同的。主要不同的點，就是舊八股先生們，生產能力雖說絕無；而消費能力還不很大，至於洋八股先生們，生產能力仍是絕無，而消費能力却已經很可觀！西北現在民窮財盡，就是生產能力逐漸增加，還恐怕緩不濟急，何堪消費能力獨立地無理由地增加！今日在西北開辦一箇與其他地面相類似的大學，將來效果，略可預知：

- 第一，很好的，就是很多的候補教職員的生活問題解決！
- 第二，學生的消費力，由於耳濡目染，漸漸

地提高。第三，四五年後學生畢業了，最少的頂好的一部分學生勉強強強可以為調查工作作助手。很大的一部分，調查工作擔任不了，自身生活頗成問題，大家爭着往中等學校擠，給中等學校添了不少無謂的糾紛。除了這三點，我實在想不出任何的好處。為現在的打算，與其籌辦大學，不如籌辦研究院一類的組織。糾合全中國能艱苦工作的科學家，到那邊開始調查和研究。助手儘量考用西北各省的中學畢業生。如果嫌那邊中學畢業生程度不夠者，可於高中裏面，另設一班，多訓練他們一年或兩年。這一班，在這增加的年限中，外國文及數學的功課居十分之九，國文居十分之一。體育方面也應該有嚴格的訓練。生活一定使他們極端地規律化。作助手後，工作分配不宜過多，除跟隨科學家實地工作外，必須留下他們自修的時間。也可以斟酌情形，每星期中，把他們在書本上找不到而却必須要的知識，給他們教授一兩點鐘。這樣工作兩年，我可以保證他們所得的知識，能同各先進國普通大學畢業生所得到的差不多。如果同我國有名大學的高材畢業生相比，知識沒有他們的廣博，却比他們的切實的多（關於這箇問題，參考我所著的教育罪言。散見獨立評論）。辦這一類機關同辦大學在結果上主要不同的點，就是調查研究的工作，立時可以開始，沒有緩不濟急的毛病。並且於三年中訓練出來的助手，要比大學四五年訓練出來的學生能幹的多，他們對於調查和研究的技術已經熟練。這樣機關，叫牠作研究院也可以，就是叫牠作大學也未始不可。實在，在大學和研究院中間，並沒有一定必分的理由。我國人把大學辦的入了魔，就覺得這樣的機關叫作大學似乎不合適，其實，我國現在各大學的辦法，雖然相差很遠，可是同先進國大學的辦法，相差却比較近的多。我國教育當局，對於民窮財盡的西北，想推進教育，是應該極端審慎的。

另外，我國的西北還有同他方面不同的一點，就是種族複雜。因為這箇，我國民族中間主要的漢人對待其他種族態度的問題，也很有研究的必要。我們漢人，從歷史上看來，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民族的偏見極少。我們的聖賢有句遺訓，說：「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這足以證明他們所注意的，不在於種族的差別，止在於文化的異同。我們歷代帝王及人民，對於其他民族並無歧視，不像歐美各國的樣子。（新疆在楊增新時代，吏治不大遠離正軌，纏民常有不願隸屬回王，願歸漢官管理的請求，也可以證明這一點的不錯。至於後來的變亂，實在是因為金樹仁及其部下人們的荒謬，並不是纏民對於漢人，有什麼樣的惡感）。我們的同化力特別大，從很古的時代起，就包涵孕育，到最近的時期，居然在數量上成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民族，實在就是靠著這一件最大的優點。雖然如此，我們對於異族的態度是太偏於消極的，太偏於救急的，我們固然沒有近來帝國主義者吸收殖民地的膏血以繁榮本國社會的野心，可是像他們那樣對於殖民地一切問題研究精詳，殖民地各方面百廢俱舉的情形，也是不會有的。並且，因為太偏於救自身的患難，對於異族本身的問題却是未能了了，歸結，我們所用的政策同他們真正的利益也時時有不適合的地方。比方說：從明清以來，我們對於蒙古的喇嘛教同王公制度，是相當地輔助的。輔助這些制度的動機，全是因為這樣國內的各種族才可以相安無事。至於其他的惡意是絕對沒有的。俄國在外蒙古取完全相反的態度，這也是因為那邊的喇嘛與王公同我國的關係太深，放任他們，他們總是容易傾向我國，所以俄國的政治家在那邊，盡力把這些制度摧毀掉。可是就蒙古人自身的利益來看，喇嘛教的善徧信仰，實在是功不敵過。因為一家有幾個孩子，除了宗子必須完全出家為喇嘛的限制，人口遂漸次減少，無增加的希望。因為喇嘛這樣的衆多，男女間的關係愈加隨便。又因為醫藥的不發達，梅毒的傳播，異常迅速。蒙古人自身的危機，更日日的增劇。從現在看來，喇嘛制度不摧毀，蒙古人實難有復興的希望。王公制度的自身也是與革新傾向不大能相容的。因此種種

，蒙古有知識的青年，大多數承認我國在蒙古的治理遠不如俄國，這是一件無容諱言的慘痛事實，並且他們的意見是有強固的理由的！治理一箇地方，敷衍舊人，比較容易，採納新人的意見，常常有些困難。但是世界是進步的，近數十年的變化，尤其是意外的迅速。不迎頭截住，一定是要落伍的。楊增新治理新疆，是一位不世出的人材。但是因為他對於一切革新傾向的疑忌，對於各族有知識青年的不信任，到了後幾年，已經很難維持。他自己對於這一點也很感覺到，並且向我個人頗詳細地說過的。就是最近內蒙古的糾紛，主要的原因是由異國的挑撥，固然是毫無疑問。但是在前幾年，如果我國主持蒙政的人，對於新派意見有相當地了解及採納，糾紛的程度可以減少，也是一件絕不容否認的事實。如果拿我國，英國，俄國為對待屬地不同辦法三種的代表，那一定是我國頂笨拙，俄國人頂狡猾。我們漢人秉大同的精神，對於異族毫無歧視，而辦法方面，竟笨拙到這步田地，真是異常痛心！拿我們從來最笨拙的辦法，同狡猾的鄰居相撓拒，結果如何，真太令人寒心。現在我國人士應該發大覺悟，仍稟承我們不歧視異族的歷史沿襲，再加上一種積極的精神，對於各族的風俗，制度，歷史變遷，以及其他的一切，儘量調查研究。並且迎頭追上，以各族本身利益為出發點，不避艱難，負起民族老大哥應該負的責任，輔助各族裏面有知識的青年，漸漸使一切的小兄弟均有自治和自主的能力。如果能夠這樣，那就要在我國，英國，俄國三種態度以外，更得一種比較進步的辦法。對於將來世界大同的傾向，更有一種新貢獻，不止我國西北部複雜民族中間的糾紛得以消除而已。

最末，我還有一句話，就是：我國的西北問題是很艱困的，但却是很很有辦法的。如果看錯問題，覺得他太容易，那一定很容易失望，如果不怕艱困，努力去冲破牠，美滿的解決，却也並不難找到；至若懼怕艱困，各方面的躲閃，那樣的民族本來是應該受天然淘汰的，還有什麼話可說！應該走那一條路，那全在我們自己的揀擇了。

二十五、四、十六、

西陲的藝術

滕 固

後漢書卷七十七班超傳云：「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今日我們所稱的西陲，或者是西域，也就是指古玉門關（今燉煌縣西約一百六十里）以西達於蔥嶺（Pamir），北為天山南麓南為崑崙北麓的一帶地域。此地為塔里木河（Tarim）的盆地，周圍環山，中間是呼為「流沙」的達克拉馬干（Taklamakan）沙漠。雖然地面遼闊，而人們可以住居而生活的，祇有三面大山脈的坡脚及流沙間所餘的狹小的地帶而已。吾國自漢以來，歷代經營，今為新疆省的轄地，一向視為國家重要的屏障。

西陲的文明，主要是佛教的文明，佛教及其有關的藝術，是從印度西北境乾陀羅（Gandhara）按即今Pendschab地方）和迦濕彌羅（Kashmir）一帶地方流傳進來的。這一帶和阿富汗地方為比鄰，由亞歷山大王東征的結果，做了希臘的殖民地，就在此時播進了希臘文明的種子。自阿育王宏宣佛教，這一帶也就成了佛教的聖區，其勢力越過大雪山（Hindu-Kush）而達於大夏（Bactrien），大夏亦適為希臘化的要區。紀元前後大月氏民族跨越烏許河（Oxus）而佔據大夏，繼續為佛教感化，大夏也就成為大雪山以北的佛教中心。佛教東漸即由此一帶出發而流入於西陲。佛教何時流入西陲，雖不甚分明，然據魏略西戎傳中說：「漢哀帝元壽元年（紀元前二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則西陲之有佛教，應當更早於此年代，自不容疑。

這樣說來，文化流布的途程，站在西陲方面來看，是從西南向東北進展的。晚近經過中外學者的努力，對於西陲之歷史的宗教的風俗的藝術的各方面，都有相當的闡明；談到藝術，也有一宗材料可據，

且在二十世紀的考古學上佔相當的地位，這不可謂非一件幸事。現在我們依照文化流布的路線，將西陲的藝術，就其主要的出現地點，簡單地描述一個輪廓。

一、梵行那 (Bamiyan) 此地在高附河 (Kabul) 北岸，巴爾克城 (Balkh) 的南面，是傍着大雪山的一塊山谷地。昔時為從乾陀羅至大夏的通商要道。從一九二三年起，三年之間，法國巴黎大學教授費 (Foucher) 一行，以高附為中心而作學術的探檢。他們即在梵行那發見許多石窟遺址，其間有大佛二軀，一軀高五十三米突，另一軀高三十五米突。經學者的究研，此二軀佛像，即大唐西域記卷一梵術那條所記的；「王城東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十尺，金色晃曜，寶飾煥爛，東有伽藍，此國先王所建也。伽藍東，有鑿石立佛像高百餘尺，分身別鑄，總合成立。」這裏所稱一百四十尺的，是指五十三米突的立像；百餘尺的是指三十五米突的立像。由此記載，可知當時二立像施以金彩，所以西域記對於後者，作為鑿石佛像，將佛軀分段鑄成而接合的。現在這二立像頭部和四肢，都已損毀，身軀亦甚剝落；就其衣紋褶褶而觀，實和乾陀羅的遺品有一致之處。其製作年代雖無可稽考，但從這斷片細細考察，視為西陲一帶最古的雕刻遺物，不致陷於謬誤的。

在五十三米突立像的龕內，右面上部又發見些壁畫，一為「天女散花圖」圖中三人盤翔空際，眉長眼大，神采弈弈；而衣裾隨風飄揚，尤使我們想起「吳帶當風」的妙格。另一為「供物圖」，圖中四人，二似貴婦，二為端盤之侍女，人物的面容和神態，較前畫為細緻。此等作品的年代，由其技巧細察，自較立佛的製作為遲晚，然其風格和在西陲其他地方所出現的壁畫，固有淵源關係。其描法為西方的，尤足幫助我們理解西方藝術東漸的關節。通常談到大希臘系的壁畫，總是提出意大利南部彭拜 (Pompeii)

古城的遺品作為例證；以澎湃的壁畫和梵術那的壁畫比較，前者凝重而有雕刻味，後者奔放而純繪畫的，雖說梵術那的壁畫是西方系的，但決不是直抄希臘，却已加了些東方的調子了。

梵術那地方發見的遺物，大部份已被運到巴黎。作者曩年在巴黎看見一部分。還有許多未公表的東西，聽說都是屬於乾陀羅系的，將來當更有令人驚嘆欣賞的機會。

二、于闐 (Khotan) 此地在崑崙南麓，即今日之和闐。在漢代已和我國發生關係，還有當時迦濕彌羅通中國，于闐為其必經之路。此地的佛教文化，可說是直接自乾陀羅承受來的。曩年史坦因 (Stein) 以和闐為中心所行探檢的結果，更證明此地和迦濕彌羅交往的密切及兩地文化上的親屬關係。在和闐東面的約干 (Yotkan)，即古名西山城的地方，發現古代寺塔的裝飾遺品及陶器，都是乾陀羅系的。其附近加達利克 (Khadalik) 地方佛寺遺址的小塔，又其西北玄奘所記的尼攘城 (Nina) 即今日的尼雅 (Niya) 地方的佛塔，都是乾陀羅式的建築物。這個地方的文化，可說是完全在希臘精神卵翼下成就的，而且還綿延出去達於其他的地域。在和闐東北，高昌直南的彌蘭 (Miran) 地方，寺院遺址的圓塔內，史坦因還發見幾塊裝飾板畫，其上作有翼的天使，又作彈琴的少女。純粹是希臘式的，或可說基督教的裝飾畫，而且屬於早期的產品，這不可謂非一段奇蹟。

我們認為特別有意義的，是史坦因在和闐北面的檀檀烏利克 (Dandan Uluk) 遺址裏發見的寺宇裝飾畫，有一塊小壁畫是有名的「美人入浴圖」，這是八世紀的遺品，圖中左面是一個裸體婦人，身段苗條，頭部略向右傾，左手掩腹部，右手掩胸部，站在水中。在他的腳部，右面是蓮花，左面是一個裸體的小孩，這小孩的神情和婦人有微妙的聯絡，一副活潑的動作，幾乎要躍出畫面。此婦人的姿勢是千真

萬真地從希臘的維奴斯(Venus)造像脫胎下來的，在其他地方找不到這種姿勢的，倘使我們看過意大利佛羅倫斯地方，「梅第西的維奴斯」(Medici Venus)石像，或波梯采利(Botticelli)的「維奴斯誕生」的畫像，我們對於這幅小壁更畫可理解。但是畫中的綫描和紋飾，則又近於印度阿董塔(Adschanta)洞窟的畫風，可知此小小的壁畫上，交流着希臘和印度的文明。

史坦因在檀檀烏利克地方又發見一「製絲圖」的壁畫，圖中左右兩婦人對立，左面的婦人，頭戴金冠，似為一貴婦人，右面的似一侍女，向貴婦人的頭部舉起左手，前面是盛繭的籠筐。貴婦人的左面是織機，其上為一貴人及一侍從。此圖似乎表示白蠶至繭，白繭至絲，自絲至織物的一段故事。按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于闐傳云：「初無蠶桑，乃鄰國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為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闕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無殺蠶，蛾飛盡得治繭。」則此畫又可為攷史之資料。圖中貴婦人或即自鄰國娶來的王后，貴人或即為國王。圖中人物的容相，是伊蘭(Iran)型的，而描法和入浴美人同樣帶有印度的調子。

于闐的藝術，因很早得到希臘和印度的涵育，所以自始即具有卓越的價值。其繪畫風格傳入中國，也是一件歷史上有意義的事。隋時畫家尉遲拔質那，初唐畫家尉遲乙僧，都是從于闐入朝的。尤其尉遲乙僧，當時各地名刹中，都有他的畫跡，他的地位和闍立本吳道玄相並，他傳達西陲藝術於中國的功績，沒有其他入朝的西方畫家可以比得上的。

三、庫車(Kutscha) 此地在塔里木河之北，為昔時龜茲故地。龜茲也很早和中國有來往，晉書卷九十七龜茲傳云：「俗有城廓，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王宮壯麗，煥若神居。」可知此地的佛

教藝術有深厚的基礎。七世紀前後所興鑿的石窟，裝飾瑰麗，尤佔西陲文化上的重要位置。佛教東漸而入於中國，此地又有名僧東行，盡傳道的責任。曩年德國格留威特爾(Gruenwedel)和勒柯克(Le Coq)先後結隊到庫車和高昌一帶探檢，其遺品今存柏林，作者在柏林時，常到民俗學博物院(Museum fuer Voelkerkunde)，屢見其已陳列及在整理中的各種遺物，浸淫玩味，感到無上的興趣。

庫車壁畫遺品甚多，在其西北的和色爾(Qyzil)他方所出現的，更著聲望。此地存有許多石窟，其年代為自六世紀至七世紀的一個時期。壁畫的題材，大部分是佛教的敘述，也有其他的故事。所作人物，面容豐圓，眉眼口鼻，皆集中於面部中央，色調多用暗赭，特見濃麗，這是和色爾壁畫的一般特色。較早的作品，如「騎士供養圖」，在藝術上說亦為佔高位的作品。騎士的身段和服裝，異常適應；描法雖為平面的，富於裝飾味的，然靠着堅勁的綫描，掩去板滯而表出無上的生動。古代龜茲和于闐一樣富於音樂的民族，中國古代的音樂，受龜茲的影響，尤很明顯，壁畫中所繪舞女樂伎甚多，特別引人入勝。其中有「王公觀舞女」的一景，造意深遠，出以洗鍊的筆致，高雅的色彩，全體細緻美豔，無遺憾地傳出感覺享樂的氣分。此地的藝術跟着佛教，很早流入中國，但自盛唐以後中國文化流到此地來了；所以在此等描寫宮庭宴遊的畫幅上，還可以認出些中國的氣息。佛畫在摩耶(Maya)窟發見的諸產品，都是傑出的東西。「分舍利」一景，手法奇詭，驅使綫條作富有彈性的輪廓，明暗濃淡，隨狀而異。圖中描寫聽聞佛滅的阿闍世王，帶四種兵搜佛遺骨，達到了拘尸城外，而城內已在分舍利的一景。人馬雜踏，生氣撥辣，為壁畫中罕見的妙品。又「摩耶夫人靈夢圖」，為大幅巨製，描寫摩耶夫人從盛裝睡於迦毗羅城的寢殿至白象從夫人右脅入胎的一個奇夢，曲折細膩，隨在流露靈活的穠郁之趣。這些畫中人

物的描風，含有豐富的伊蘭傾向，伊蘭文化如何流被到這一帶地方，我們或可從這類繪中畫理會的。

最耐人尋味的，在和色爾洞窟中，格留威特爾名為畫家洞的一處裏，發見畫家作畫的一景。畫家長髮蓬鬆，披垂及肩，衣騎士的服裝，腰前掛一短劍，左手拿了調色碟而擱於腰際，右手執筆高舉，仰向作畫。此人一見而知為吐火羅人（Tocharer），即為月氏種族的雅利安人種。旁邊有近似希臘讀音的署名，或為當初開窟時，從西方聘來的客卿畫家。

和色爾洞窟裏還發見些泥塑像，在勒柯克的著錄中較為有名的；一為「披獅胃的人」，容貌奇異，眼鼻寬大，露齒而笑，頤部作自然的紋綉，表示無限的奇橫與生動。一為少年的頭部，則似脫胎於希臘阿普羅（Apollo）的雕像。在附近地方又發見一木雕的佛軀，雖然失去了頭部，而姿勢和衣紋，顯然可以看出是乾陀羅式的。在西陸地方木雕物很稀少的，這當然是一件珍貴的遺品。總之庫車的藝術遺品，在希臘，伊蘭和中國的影響以外，還可看出其地獨有的健實和卓越的特徵。

四、高昌 此地亦稱土魯蕃（Turfan），在庫車與墩煌之間，當天山的南麓。漢為車師前王庭，唐初披其地為州縣，改為西昌州，後又改為西州，置安西都護府。其地為古來中國與西亞交通的要衝，唐時尤在中國肘腋下發展的，和中國關係的緊密，不言可喻。自德英學者在此地探檢後，遺品多移往柏林和倫敦，也有些移到日本去了。

此一帶所發現的壁畫，數量甚多，在高昌東南的土峪溝（Tuyog）有些佛教畫成於八世紀的，描於絹本，其題材大抵為圍繞於坐佛的四天王，或阿彌陀淨土圖等類。畫中人物的容貌，眉眼，口鼻以至衣飾姿勢，皆甚均整，筆調細緻而不失流暢。色彩的配合，亦覺有特異之處，本尊容體肉色，披以朱衣，紋

飾則調配綠色，青色，泥金和銀箔，富麗堂皇，傳出獨特的技巧。此等作品和一般含有強烈的明暗方法的西陲作品不同，其在平面清明的表現上，或被灌注了中國文化而轉換其風尚的。對於高昌遺品的認識，這個關節是很重要的，我們看了喀喇和卓（Karakotscho）的風俗畫更可明瞭。喀喇和卓在土峪溝的西面，史坦因在其附近的古墓中，發見了些風俗畫，畫中作「桃花美人」，美人曲眉豐頰，高髻長裾，色彩鮮豔，獨具嫵媚，從任何方面觀察，其作風和唐代以豐頤為美的仕女畫完全一致，這種風格和其他西陲地方的壁畫，可以說毫無淵源關係，却是從中國方面承受來的格局。於此更徵實，佛畫自西東漸，以西方的粉本為牢不可破的傳統形式；而風俗行樂的圖像，自東徂西，所以人物的容相服飾，十足地中國化的。在相近的地帶裏，勒柯克還發見關於基督教受洗景象的壁畫，畫中右面站着一較大的人，舉起右手，左面有三個婦人模樣的人，並排朝向着他。據作者看來，此作很難徵實為基督教的，恐怕也是風俗畫的一種，不過時代比上述的風俗畫早得多，所以作風亦判然不同。

在高昌東面，和木頭溝（Murtug）及喀喇和卓為比隣的拜澤克利克（Baezaelik）地方洞窟裏，德國人更發見些動物畫，一是畫龍，上面是用朱色所繪的從空中浮起的山嶽；下面為綠地的湖波，長龍蟠翔其間；龍身有兩翼，鼻間作火焰，畫法為平面的，這又是充滿了中國氣息的作品。還有一幅畫鹿及一龍頭，背景作花朵，其生動之狀和前作無異。惟此鹿兩角甚長，和鹿背並行而與鹿身相等；所以有人以為此等動物作品，除了中國氣息外，還帶有斯鳩提（Skythen）的慣用手法。此地壁畫遺品亦甚豐富，其中有一大宗構圖約略相同的「佛行讚願禮圖」，係在唐代製成，筆法細緻，和在木頭溝所發現的遺品相彷彿的。畫面的中央作立佛，長眉細眼，裸其右胸和右臂，衣袈流利勻整，大抵是東方式的。惟本尊兩傍上

下的僧人和供養者，除東方型之外，還有作鬚髮紅色，眼睛青色，鼻部垂直而高起的人物，這種人也就是吐火羅人。有一幅下面的左方，繪着兩個高冠甲冑，鬚眉齊剪的吐火羅人，和古代波斯畫中的人物是同一類型的。此外還有回紇王公和回紇貴婦人的畫像，其衣冠服飾，皆可資以攷史，而人物表情完全是東方式的，並且帶有些中國的氣味。此等壁畫在藝術的價值以外，還含有我們不能忽略的歷史的人種的意義。

在高昌和庫車之間，焉耆 (Karaschar) 附近的沙爾楚克 (Schorschuk) 地方，發見些珍貴的塑像遺品。有立像，有結跏趺坐像，有僅存頭部，有僅存身部。佛像的容相大抵出自相似的型範，眉宇秀麗，端好無匹；髮作螺紋，蓋為顯著的乾陀羅格式。此等塑像原來是着色的，故其中不甚剝落的遺品，特見雅麗。有連佛座的一尊，佛座上部飾以蓮瓣，下面作相並的兩大圓形，正中各作麒麟，比例甚為勻稱。勒柯克在此地又發現一半形 (Halbfigur) 塑的「天部泥像」，定為八世紀時的代表作品，此像原在壁內佛龕之中，眉目豁朗，姿勢均衡，全部着色，大體上是乾陀羅的風格，而頭髮，寶冠，衣紋種種，都增加了許多新的裝飾要素，和初期較古拙的型式，又復不同。其他僧像及佛教以外的塑像，變化較多，都是生動寫實而富有意義的作品。此間洞窟中又有羣像，惜頭部和肩部大多毀失了；就其身段衣紋而觀，也是異乎尋常的撥辣和流暢。一部分洞窟的壁畫，今在蘇俄列甯格拉的東方博物院內，堅勁流動，和高昌出現的細緻一派的壁畫，又似異趣。此等壁畫合前述之羣像，其一種雄偉的結構和奔放的熱情，與小亞細亞發現的貝爾加蒙 (Pergamon) 神廟浮雕帶上的人物，有同樣的神韻。據作者個人的感想，倘使西陲吸收東西的文明，增益自己，充實自己，而培養成自身的一種邁往不拔的風格，那末這些羣像

和壁畫，無疑地是代表的，值得推崇的作品。

從古代通商的往還，宗教的傳布，征伐的交替，在西陲這地方有其錯綜的歷史，居民之不同的族系（Volksstamm），複雜的信仰，奇異的風俗和言語。在藝術上也就交流着希臘的波斯的印度的中國的要素，以匯合成為所謂中亞細亞的風格。對中亞藝術的發展行程，德國格留威特爾，勒柯克及槐格斯貝苟（Wachsberger）諸人，先後試過風格的分析，而企圖編列出異同變化的理路。這些作品除乾陀羅的特徵不待討論外，其他混合的迹象太覺曖昧，還有大部分遺品的確實年代不容易推究，除了從手法上分別其較古拙的較新穎的以外，也不能精密地區劃出遞嬗的層次；所以要求得完美的結論，不免還遭遇困難。在我們今日，因為所有的遺品都分散在外國各地，無緣使我們羅致而作較周詳的研究，自更談不到在這一層上有所引伸。上面所敘述的。不過就其主要的略微揀拾，賞鼎一臠，決不能饜足我們的慾望，這是希望讀者原諒的。

西陲的探檢，嚴格地說，自前世紀末至今世紀，凡四五十年之中，俄國，英國，德國，法國，及日本，屢次派隊前往，掠取珍貴的遺物而昇歸於其國家。雖然憑藉他們的這種壯舉，使我們對於西陲的認識，日益增加光明，但我們反省起來，真覺得奇恥大辱。第一，在我們的版圖內的邊陲要地，為什麼讓他們任意角逐？第二，這種學術的探檢工作，我們為什麼不搶先去做？我們可以從酣夢中醒過來了，我們應該趕上前去洗雪這種被侮辱的奇恥。我們祇有一件欣慰的事，即民國十九年，吾國各學術團體合組的西北科學考查團，在西陲一帶做了一番艱苦的工作，所獲得的遺品異常豐富，即藝術方面，該團在高昌，庫車，焉耆一帶也搜得一宗壁畫和塑像，作者於去年五月旅遊北平，幸得該團的許可，參觀其大部

分的藝術遺品。我們現在熱誠地禱望該團早將藝術品公表於世，使我們擴大眼界而抒吐一口悒鬱不平之氣。

本文原擬列參考書名目及附圖，因作者抱病，不及整理出來一同付印，願俟將來的機會補充。

民二五，四，二六，於南京。

大食人米撒兒行紀中之西域部落

馮承鈞

大食波斯突厥人的著作，國人研究的很少，其實這也是一種最重要的史料，大食波斯突厥文的撰述涉及東方者，可考者不下五六十種，其中可以稱為行紀的，可以說祇有兩部，^{註一}一部是大食商人蘇來蠻 (Sulayman) 的行紀，^{註二}一部是大食詩人阿不都刺米撒兒 (Abu Dulaf Mis'ar bin al-Mahallil) 的行紀，蘇來蠻行紀專記海行，米撒兒行紀則並記西域，尤有參考的必要，因為唐元之間三百年西域的史事，我們不大明瞭，其事不明，有些大問題我們就無從解說，去年王日蔚先生向我詢及回教最初如何輸入中國，這件大問題我就無從答復，我祇知道西籍中有人研究過Bogra-khan的故事，^{註三}中籍中首先著錄回回名稱的是夢溪筆談，然而此處的回回疑是回紇回鶻的異譯，不是指的回教，由是我想欲解決這一類的問題，應從大食波斯人的撰述中去尋究，所以我收輯了許多回教人的記述，米撒兒行紀即其一種。

米撒兒的生平年月未詳，祇知道不花刺 (Bukhara) 算端 (Sultan) 納昔兒 (Nasr bin Ahmed) 在位時，他曾隨使到過中國 (Cin) 的都城，納昔兒是撒蠻朝 (Samanide) 第三主，在位年始九一四或後梁乾化四年，終九四三或後晉天福八年，則米撒兒東行是九四三年以前事，他東行的動因，據說中國國王名稱哈凌本沙乞兒 (Kalin ibn as-Sakhir) 者遣使到不花刺約婚，納昔兒許娶中國公主為王子妃，遣米撒兒隨使臣東行報聘，他行紀中著錄的中國都城名稱 Sandabil，據說行到長城西邊一個關驛，又行八日抵此都城，按阿刺壁文字的音點很重要，傳寫訛誤，原名便不可識，這部行紀中所著錄的中國國王同中國都城的名稱，不復可辨，據我的推想，從長城西，行八日便到都城，不特談不上汴洛，而且說不上

甘涼，恐怕指的是沙州，新五代史吐蕃傳，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又沙州留後曹義金卒於晉天福五年，行紀中所謂的中國國王，恐怕指的是這些人。

米撒兒行紀原本似佚，但在宋元間經可疾云尼 (Kazwini) 同雅姑特 (Yakut) 二書採錄，一八四二年時 Wustenfeld 曾將上二書所輯之文轉為德文，逾二年 Kurt von Schläger 又刊行一部阿刺壁文本，附以拉丁文譯文，一八六六年俞耳 (Yule) 又從此拉丁文本中節譯行紀之文，載入其契丹路程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一書中，一九〇三年馬迦兒特 (Marguaret) 曾撰了一篇考證，一九一三年費鄉 (G. Ferrard) 又從阿刺壁文譯作法文，這部行紀的沿革如此，前後經過九百多年的傳寫翻譯，其中當然少不了訛誤，所以俞耳馬迦兒特皆說過此書內容雖真，然編次已經竄亂，記中所言的種族部落，不免有前後倒置者，可是據費鄉說，關於西域諸突厥部落，頗有些貴重資料，我現在還無暇將行紀全部轉為華言，僅將其中所著錄的那些部落名稱提出，以供留心西域史地者的考證。

米撒兒從不花刺首途，經行河中 (Ma-wara'n-nahr, Transoxiane) 諸回教城市以後，首先見的一個部落名稱哈兒迦 (Kharkah)，經行此部一月，到一部落名稱塔黑塔黑 (Taktakh)，據云此部人隸屬中國國王，而納賦稅於哈兒迦，因為他們已經歸向回教的緣故，所以如此，嗣後到一部落名稱巴札 (Bartja)，部人是偶像教徒，納稅於塔黑塔黑部，嗣後到一部落名稱帛赤奈格 (Petchenegue)，居地甚大，北方與斯拉夫 (Slaves) 部相接，行十二日到一部落名稱赤乞勒 (Gikil) 部，中有若干基督教徒，(猶言摩尼教徒) 行四十日到一部落名稱巴黑刺 (Baghrac)，相傳其王是阿里 (Ali) 後人，嗣後到一部落名稱充拔惕 (Tubat)，^註 城中有回回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火祿教徒，同印度國人，居民納賦

稅於巴黑刺部，行四十日到一部落名稱開馬克(Kaymak)，無國王亦無教堂，行三十五日到一部落名稱忽思(Ghuzz)，與印度及中國通貿易，已而到一部落名稱脫古思幹古思(Toguzoguz)，^{註五}行二十日至一部落名稱乞兒吉思(Khirkhiz)，已而到一部落名稱柯耳魯(Kharlokn)^{註六}行二十五日到一部落名稱忽都魯(Khutulkn)，在諸突厥部落中最好戰，已而到一部落名稱哈迪延(Khatiyān)，^{註七}制度甚善，行二十日抵一國名稱比馬(Pima)^{註八}國有城郭，其王即名比馬，城中有回回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火祿教徒，偶像教徒，行四十日至一地名稱古來布(Kulaybu)，阿刺壁(Arabi)之遊牧部落居此，相傳其祖先來自Yemen，東侵中國而留於此，祇知古阿刺壁語，不識他種語言，崇拜偶像而納貢中國，行一月抵關驛，^{註九}其城在沙中，中國國王戍兵居此，凡自突厥或其他部落入中國者，必須在此關口驗放，吾人行此境內三日，受國王供應，已而抵驛谷，驗放後渡此谷，又行三日，復行一日見Sandabil城，即中國都城也，次日早行，至日暮時入城。

此後行紀言從此抵馬來半島之Kelan，然後循海行，歷南海及印度沿岸，然未言在何處登陸：斯坦因在敦煌得的一部寫本名稱西天路竟，若將其中的部落名稱與此行紀對照，必定可以校正若干訛誤。

註一 此外祇能說是地理的纂述，Im Khordadbeh 書雖然較古，可是此人是個驛長，所記皆是得諸耳聞，與趙汝適的諸蕃志情形相等，Im Butua 的行紀記事怪誕，殆出偽造。

註二 地學雜誌載有劉復的譯文，然譯文不全。

註三 見巴黎亞洲學報一九〇〇年刊 Grenard 撰文。

註四 此部非土蕃，蓋土蕃應寫作 Tuhbat 也。

大食人米撒兜行紀中之西域部落

大食人米撒兒行紀中之西域部落

註五 此言九姓，即回鶻也。

註六 即唐代之葛邏祿，宋代之割稱，元代之哈刺魯。

註七 疑指和闐。

註八 疑指西域記之婼摩城。

註九 馬迦兒特謂關在長城之西。

二十五年四月四日

西北的土質

楊鍾健

一、概論

凡是到過西北各地的人，沒有不知道西北分布最廣，形成特殊地形的土狀堆積。此等土狀堆積，若細分析，可代表地史上許多時期。但歸納言之，不外紅土與黃土兩種。紅土色由深紅以至淡紅，富于粘性，少顯有平鋪層理，其地質年代較古，但最老者也只是上新統下部。最新者一部可到第四紀初期，黃土色或黃或少發灰，無粘性而較鬆散，毫無平鋪層理，而代以顯著之直豎立紋其地質年代較新，約為第四紀中期。

以上所述，皆指原生的紅土黃土而言，在大多數地方，均因造成較後，未受地殼變動的影響，所以都沒有傾斜。但在有些地方，如甘肅蘭州附近相當于上新統的土質或沙質地層，也有傾斜很顯著的，所以此等土質堆積，好像雪一樣普遍的覆蓋于更古的地層之上，又因質較鬆，易于侵蝕，形成為許多溝渠，成為一種西北最特異的地形，至于次生被侵蝕的土質及砂礫，沖積于較低的地方，成為地史上最新的堆積，其一切性質，也很和原生的土質有些相似。

每一種堆積當造成時，尤其是沿以前河或湖的旁邊，常有許多礫石，或沙石，成為所謂底部礫層，此等礫層，三種堆積均有，不過其分佈沒有土狀堆積那麼廣，而且土狀堆積，高的地方甚至山坡全有，而礫層則只限于較低的地方才有。

這三種堆積，紅土，黃土，和次生沖積層，為西北最普遍的地質上產物。假使我們自鄭州西行，汜

水洛陽一帶，大半為黃土區，可算黃土發育最著的一個地方。沿隴海線所經各山洞，也大半均為土質的山洞，其底下的紅土，有時露出一些，但究竟不多，到洛陽以西，為新安澗池陝縣等地，幾乎每一山溝都有紅土露出，在火車中也可以清白的看到。一入潼關，紅土又少，僅在沿山坡殘留，而黃土及次生的沖積層却觸目皆是，著名的西安市，即在黃土高原上，由西安西北入甘，咸陽平涼間，大半為黃土堆積，其底部也有不少紅土或顏色較淡的紅土，在涇川縣附近，其中也有不少動物化石，過六盤山，黃土並未減少，而紅土露出似不多。六盤山以東之最有名的華家嶺，就是一個特別大的黃土高原，惟一到蘭州盆地，黃土還是很多，不過其底下的紅土往往成為沙石和泥土，有時較平，有時却受了地殼變動，有了傾斜了。

以上不過就由鄭州到蘭州的大道沿線，約略一述其分布。其實此等堆積，西北各地幾乎全有，最重要而廣布的，如山西東南武鄉榆社一帶，西南隰縣石樓一帶，西北保德河曲一帶，全為紅土及黃土所覆蓋，陝北盆地之情形，與山西同，至少甘肅東部，與陝北完全一樣，而雖然平鋪的紅土似乎較少或沒有的，黃土則沿甘涼肅以西至嘉峪關，隨地廣布。

所以西北的土，實在是很多，我先民有皇天厚土之說，我國文化，導源于西北，而西北為黃土最發達的地方，宜乎隨地見有崇拜土的風尚，古人以土列為五行之一，又自太行山以西，家家戶戶，均在大門內二門外奉祀土地神，據我看來，也未常不是受了自然環境的影響。

以上泛論西北的土質堆積，如作進一步的分析和研究，過于專門，姑不談，今就幾方面重要的關係，分別約一敘述，以求喚起對此問題的人士的興趣。

二、西北土質與自然歷史的關係

以上既述西北土質堆積，不只一種，至少有三大類，而各類又不是同時造成的，有時代先後的關係。紅土最早，而次生沖積層最新，我們試想要造成這樣偉大的三種堆積，而且中間還有許多次侵蝕期間（一堆積成後，新的未堆積前，例有一侵蝕，需要長的時間，）其需要的時間，要如何的長，據可靠研究，紅土最老者，當在上新統下部，自上新統下部至現在，據最近的估計，至少有兩千萬年。這兩千萬年的歷史，我們並不是沒有法子讀的，雖然一大部分沒有文字，因為其中常含有當時動物的遺骨，或其用過的東西，因而藉此可以知過去的歷史。例如紅土中有許多地方有極豐富的脊椎動物，如山西榆社保德，河南新安澗池，陝西府谷靖邊，甘肅慶陽涇川等地，均有由紅土或淡紅土中所採之化石，此等化石，種類甚多，有許多是現代沒有的東西，使我們可以知當時動物的情形，和生活的狀況。至于黃土中骨化石較少，但不是沒有的。陝西北部的沙相黃土中，就有很豐美的化石羣，沖積層中因年代較近，其骨化石在學術上意義較少。

這只是就自然歷史講，若就人類文化講，自第四紀初，即有人類文化遺跡，黃土的底部礫岩中，即有砂質砂岩造成的舊石器，（以前尚有文化遺跡，如周口店之中國猿人文化，但除洞穴堆積外，尚未在土質堆積中發見過，姑不論。）黃土時期中有很好的舊石器文化，如甯夏之水洞溝，有很多的石器和骨器，新石器的文化，也常在次生，黃土中找見，原始時期的所謂文化、扣仰韶期文化，分布于西北各地，其發生地均在土質堆積，為我先民居住，此土質區域所遺留而埋藏于其中的。以後如殷墟的文化，也在黃土中，以後各時代歷史上偉大的先民遺跡與遺址，大半皆在埋于黃土中。

歸納起來，西北的土質，好像一部四庫全書，自上新統至現在止，無論自然歷史和人類文化，均保存于其中，這自然是地史的最後一頁，但却是人類文化最早的一章，我們不能忽視的，從文化的見地看來，西北的土質堆積，真是我國最可珍貴的一個寶藏。

三、土質堆積與林業農業

既然西北各省大部分為土質堆積，其與林業和農業上的重要，可不言而喻。各種土質，除極少數區域外，全為上好的土質，宜于農作物。所可惜的就是西北雨量較少，不能使農作物充分的消受。假使西北的雨量均勻與其多少能如東南，則西北的農產，也必定和東南各省一樣的豐富。

在西北若靠天然力量，則大多數的地方，均缺少雨水，所以水利在早先是非常注意的，後因廢弛，所以荒旱更甚，但近年以來，對水利似已認真進行，那麼至少可改正若干，不過我西北一般農民，勤苦有餘，認識不足。在沿河旁邊，本有大水漲時冲刷的危險，而却一樣的種東西，如這一年恰天旱，則可幸豐收，如多雨，即付之洪流。另外一方面，有許多較高的地方，本也為宜于樹木或草的，却也一樣的開為耕地，若這一年恰多雨，也可幸而豐收，但這是靠不住的，事實上十年九旱，于是往往枯乾，而當大雨時，因土質山坡，無樹根草皮保護，沖洗特甚，造成黃河常鬧水災的大危險。

凡此皆由對於土質地面，沒有合理使用所致，大凡地平坦，或底下之地，可以耕種，稍高之地，如有法子灌溉，亦可種地，少高亢地方，宜于旱的植物也不妨種，至其他緊沿河邊或山坡，或溝渠旁之地，最好使成為草地或森林，如此不但可使水量均勻，調節氣候，且各區均可有利，不至有投機的危險，草地宜于畜牧，森林之用途亦甚大，不過不能求速效，一般農民拼命開荒，便摧殘樹木，也是圖目前小

利所致，此非由地方當局通盤合算，以求糾正不可，其詳細計劃，不能在此詳敘。

四、西北的交通

既然西北的土質堆積最多，所以在交通影響上甚大，以前無新式交通，黃土山溝中，旅行至為困難。如靈寶潼關間的舊式交通路，在黃土中一條羊腸窄道，即古所謂車不能方軌，馬不能並行的地方，兩邊切為土坡，沿路除一帶天之外，別無所見，在途中只聽車夫叫號聲，以為來去車輛避路的驚號，此等道路，天晴時塵灰飛揚，對面不可見人，天雨時泥滂一片，百里之程，有時須三四天始可達到，其困難可見，近年來開發西北之聲浪日高，而發展交通遂亦成為要政之一，無論西北那一省，于汽車路均視為要政。這當然是好現象，不過汽車路在黃土區有時很好，可以不怎麼修，即可通車，此乃限定于高原或平原或平原侵割，不烈之區，但在許多地方，所修之路，易被沖毀，尤其當夏季多雨時期，幾乎無法通車，去年我親見西安蘭州西公路的橋樑，幾乎全被摧毀了。因此竟有許多人士，乃至地方當局，大罵黃土不已，以為西北不宜于修公路。驟聽似乎有理，其實全是一偏之見，因為黃土有他的壞處，也有他的好處。壞處是易被割蝕，土質太鬆，修到堅固不易等。但好處即是在平坦地方極易修。即必須開闢或填平之區，也很省力。不比石山之工程浩大，黃土區道路之所以出毛病，十九乃由人事不週之故，如橋樑宜寬闊，每一河溝通路附近水道之宜注意，每年春季沿水渠之宜修補，路兩旁之草及樹宜加多，且加以保護；路面除黃土外須加滲沙子等等，一不注意，即可生絕大危險，而路政當局，草草了事，以為只能行汽車已足，其出危險，毋乃為當然，又何怪乎黃土，且西北各省之應劃分植樹地，與種草地，及耕地三種，乃刻不容緩之事，否則不僅黃土之山地無法保護，即石山也有大危險，如去年我親見由蘭州至

安甯堡間沿河數十里之太古代變質岩，不謂不堅，而大雨之後，沿路盡成碎石，由新城至享堂途中，凡有紅色砂岩地崩裂下墜之石塊甚多，此皆由耕地過多，林地與草地過少之故，所以以為黃土區不宜修路，乃是因噎廢食的說法，絕不當輕信的。

五、結論

西北的土質堆積，範圍廣大，于自然歷史方面，我國文化方面，都是一個寶藏。在農業上講，只要肯合理的應用，也可以說是絕大的富源，至于一般人對西北的黃土等地形，以為有礙于建設等等，乍聽似乎有理，但仔細考慮，全都是一偏之見，不過這些寶藏，與富源的開發，還須要我們絕大的努力。倘聽其如現在的情形演化下去，不但沒有好處，還有許多危機與壞處，這是值得關心西北的人士，和中央與地方當局負有國家百年大計的人士的深省的。

新疆考古之發現與古代西域文化之關係

黃文弼

在未述本文之前，先說明本團之組織，及余此次考查之經過，在民國十六年春，有瑞典人斯文赫定博士，組織中亞遠征隊，入甘新考察，至北平時，要求與中國各學術團體合作，乃由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合組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中國方面派十人，外國十六人，赴甘新考察，內分考古地質民俗地理氣象天文六科，由中外團員分別担任，余即中國方面担任考古者，於民國十六年夏，離開北平取內蒙商道首途赴新，十二月杪方抵哈密，十七年春至迪化，略事休息，即準備出發考查，除氣象為一定地點，從事觀測外，若考古地質地理天文，則分隊赴天山南北兩路考察，余因天山南路為西域古三十六國地，文化之淹埋於地中者素稱豐富，乃決定赴南路考察，南路氣候較暖，適用小驢，纏民散布南路亦較多，其言語習慣亦不同於漢人，故余於十七年四月，帶小驢二十餘頭，助手二人，通事一人，發迪化，六月至吐魯番，勾留月餘轉至焉耆，在焉耆之明屋工作四十餘日至庫車，復在庫車附近工作七十餘日至阿克蘇，時已十七年年終，復返庫車，度陰歷年關，十八年春，由庫車越大沙漠至于闐，計行一月零三日，艱苦備至，（詳見女師大學術季刊大沙漠探險談）又在于闐沙磧中工作二十餘日，西返至喀什，復由喀什東返至迪化，時已十八年冬也，十九年春復至吐魯番羅布淖爾考察，復返迪化回北平，共計三年有半，計採集之物，關於考古者八十五箱，久已運抵北平，現方從事整理及編纂工作，此次考古經過之大略也，第二次於民國二十一年奉教育部令赴新考察教育文化，為期一年，亦曾在額濟勒河及羅布淖爾作考古工作，頗有收獲，以主旨在教育，今不論及。

次述考古之發現與文化之關係，此次發現之古物，大半自土中掘取後，即原樣包裹，未加整理工作，現整理已大致就緒，除高昌一部份已出版外，餘正在編纂研究之中，今為述明工作概況起見，舉其重要發現，及與西域文化有關係者，略述於後。

一、羅布淖爾之漢簡與漆器 羅布淖爾在庫魯克達格之南，北距吐魯番七日程，本古之鹽澤，舊有水在北岸，後遷移而南，現又恢復古鹽澤故道，又故海旁，古有一園，名樓蘭，後樓蘭南遷，地遂變為沙漠，近西人旅行其地，往往發現古物，思此地當有許多未發現之地，而為吾人所採取者，故余於吐魯番工作完畢後，即赴羅布淖爾考察，余於四月初間發現魯克沁最南之一村莊，穿行庫魯克達格乾山，六天到阿提米西布拉克，復西南行約六十里，即至海邊，海水四溢，蘆葦叢生，本擬南行訪樓蘭古址，但阻於水不得達，乃轉東行，發現一古道，而石器陶片銅件之類，時現於古道兩旁，及古海沿岸，復東行，每站均有若干古物之收穫，又在其東六十里地，發現一古塚，內埋獵屍一具，又東行四十里，達一死三角洲，三面環水，中有陸路可通，洲中有一長方土台，長二丈餘，寬亦六七尺，上有木竿五，相距約四尺許，審視為古烽燧台遺址，台之兩端，均有房屋，疊鹹塊為牆，現已傾圮，而柳條編排之屋頂，尚坍塌於牆上也，發掘其下，出木簡數十枚，又在台之東北隅，古房址內，亦掘出木簡百餘枚，上有黃龍元延諸年號，距今已一千九百六十餘年矣。又發現漆栝一、漆竿一、竿上有冊六二字，又在此一帶發現銅矢鏃五銖錢及銅件之類甚夥，皆兩千年故物也。余於民國二十二年，第二次來此工作，在前後兵營復發現木簡數枚，一簡寫論語，一簡記居蘆訾倉事，頗為名貴，然漢代為何耗費許多財力兵力，在此設立烽燧台，尚不能詳其故，又以其房屋均為鹹塊堆砌而成之，可證明此地兩千年前已為可怕之鹽殼所遍

覆，相傳此地即古之白龍堆，然則漢為何在此不毛之地帶，為軍事上之組織，此皆為極有趣味之研究也，蓋漢代通西域，據漢書西域傳所云，有兩道，一南道，由玉門陽關而西傍南山北波河行，謂之南道，一北道，由玉門陽關西北行至高昌，傍北山波河行，謂之北道，蓋南道即由陽關西行經善且末于闐而至莎車，北道即由高昌西行，經焉耆龜茲而至疏勒，然此為班超平定西域已後之路線，當在西漢之初，通西域之路線則不如此，蓋即由玉門關而西，過白龍堆經樓蘭而西，沿塔里木河而至龜茲，或疏勒，以余此次所發現之古道及軍台，而可得其實證也，又以此路北與車師及匈奴接壤時為行旅之患，漢使至西域者，每為匈奴所遮殺，故漢欲保全使臣之安全，不得不沿途置亭燧，以為掩護，雖耗費重大之資財與兵力，所不辭也。

二、吐魯番之墓碑與陶器，此項在余所著高昌一書中，記述甚詳，今只略舉其大概，吐魯番有兩大故城，一在縣城東南五十里，地名阿斯他拉，一在縣城西二十里，地名雅爾湖，阿斯他拉之古城，即古高昌國都城遺址，在漢為高昌壁，即漢屯田之地也，雅爾湖之古城，即古高昌國中交河郡地，在漢為車師前王庭所在地，現余在羅布淖爾發現一簡，上書交河壁，則此地古亦名交河壁，史書失載，今可補也，古墳區，即在舊城之西里許，有一大平原，寬二三里，長十餘里，古塚壘壘，迤麗皆是，余於民國十九年春赴吐魯番考察，在雅爾湖舊城工作完畢後，即開始工作古墳，每日三十人，計工作十六日，每日掘十塚，共得墓甌一百二十餘方，陶器數百件，每塊墓甌均書有高昌國年號，及死者官職，余據其年號作高昌麴氏紀年，推其官階之升降作高昌官制表，均載高昌第一分本中，西域諸國，中國史書，記載不詳，而皆以胡人呼之，殊不知高昌為漢人，用中國之正朔，仿中國之制度，一切規劃仿擬中國，今得此

墓表，而高昌之歷史可考也。

三、庫拜間之西域語文字，近三十年來東西人士相率赴新疆考察，採獲不少古物而歸，於是世界學者對於東土耳其司坦埋藏之文化，加以極大之注意，尤其是古西域文字之發現，對於西域歷史及比較言語學上加添了不少的新興材料，而中國人尚無注意及此也，光緒季年中國人，受英法人之影響，收集敦煌已散之零卷，中國人方知有唐人寫本之可貴，而西域語文字則無一存也，故中國人之有西域語文字，當以余此次所掘拾者為嚆矢，余於十六年秋在蒙古額濟勒河發現木簡後，即赴新疆，在吐魯番焉耆庫車拜城巴楚等處工作，均採獲不少西域文字，約其種類舉其可知者有四，一、梵文 *Sanskrit* 此類在焉耆庫車均採獲斷片若干，大多數為佛教經典，現知之者多，無容詳說，二、靺貨邏文 *Fakharitche* 此類在庫車拜城巴楚所出者為最多，此類文字當通行於塔里木河北岸，又因出土地域不同，西人更分定為龜茲語焉耆語；三、佉沙語，此為余在巴楚古墳中所得，其文字亦類印度式，而其語言既不同於于闐語，又不同於龜茲語，故余根據玄奘東方語言四大系之說，而以出土地名，訂為佉沙語，現正在研究之中，俟有結果，當可公表，四、于闐語，在和闐一帶出土，余第一次尚未發現，據斯坦因所掘拾者伯希和氏定為伊蘭語，當通行於塔里木河已南，以上諸語文字，大體皆取則印度，而略變其體係，故統稱印度歐羅巴語系也。

四、焉耆之泥塑與壁畫 新疆在同教未到以前，完全為佛教區域，由今考古所見到者，凡山岩之間與平原之上，遇有頽垣敗壁，洞宇櫛比，大率皆為古時佛教遺跡，其建築形式，多類穹廬，要皆自北印度傳來，亦稱為犍陀羅式，當時佛教傳播以吐魯番焉耆庫車和闐為中心地，例如吐魯番之土峪溝，木頭

溝，勝金口，焉耆之明屋，庫車之庫木土拉，蘇巴什，克里什，拜城之和色爾，和闐之庫瑪提，為佛教最繁殖之區，其廟中之泥塑佛像，及洞壁畫績，布滿洞宇，金碧輝煌，雖歷千載而彩色若新，余此次所得之泥塑壁畫亦取之於此數處，惜余去已晚，便宜之處已被先我而至者盜取淨盡，曾記在拜城和色爾地，佛洞鱗次，冠於他處，分布為上中上三層，其中下兩層已被土人及東西遊歷人士剝掘完盡，惟最上層一洞為前人所未到者，乃繫繩凌空而上，績畫滿壁若新，工作十餘日，並得木牘經紙若干，又焉耆之明屋，昔斯坦因氏以六十人工作三十餘日無地不掘，而僅留一廟，因被火燬而存，余掘拾得之泥塑像及陶範約陳二十餘箱，自慶幸運，其壁畫泥塑，姿勢綽約生動，皆帶犍陀羅風味，因新疆佛教，初期係自北印度傳來，當時北印度因受希臘文化之影響，其宗教藝術已另成一支，及傳入新疆，亦多沿而未改，故新疆佛教藝術，與北印度最為切近也。

以上數者為余第一次之重要發現，其次若蒙古及羅布淖爾之石器，及庫車之銅錢雜件之類，或為地面上之採集，或得之於購買，茲不備具，總之新疆因地理上之關係，便於保存，因此古代文化埋藏於沙磧中者甚多，雖數經外人盜取，但其劫火餘燼，尚有不少可為吾人考究之資料也。

西北經濟植物述要

鄭萬鈞

年來政府對於開發西北，不遺餘力，各種調查團之派遣，時有所聞，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為欲明瞭該區之植物，以為政府開發之助，曾於民國二十四年春派姚仲吾君至青、寧、甘、陝、綏諸省，採集植物標本，歷時年餘，凡為植物淵藪之處，莫不蒞至，總獲標本千餘號，其中有經濟價值之種類，多不勝數，本篇所述，僅其概要耳。

經濟植物種類繁多，茲為清醒眉目計：緩分（一）材用、（二）藥用、（三）牧草、（四）特用、四類述之。至於普通食用作物，其種類較簡，常人皆知，故從略。

（一）材用 材用植物，係指樹木而言，如：常見之松、柏、楊、槐、皆屬之。此類植物，在西北各省以甘肅西南部、青海南部、出產最富，兩地均有大面積之森林，可供吾人各種之利用，下列數類，其產量較富，用途亦廣。

A 冷杉類：屬於此類者，有西蜀冷杉 (*Abies Sutchuenensis* R. et W.) 及福氏冷杉 (*Abies Faxomiana* R. et W.) 兩種，產於西北海拔二千公尺至三千五百公尺之地，後者在四川松潘及甘肅西南部，均有鉅幅純林，至此屬之木材，以其樹幹挺直，木理細密，適於建築之用，且可為人造絲、木造紙諸原料。更因此屬樹木常繁衍而成大面積之森林，對於水源之含蓄，亦頗俱功效，其分佈幾遍甘肅全省，他如：青海、四川亦均產之。

B 雲杉類：此類樹木之用途較前者更廣，其材質之緻密亦有過之。外人常用此類木材以製飛機，如

用為各種建築，自更相宜，此外作人造絲、造紙之原料，亦極為相宜。在該西北屬於此類者，有雲杉 (*Picea Asperata* Mast.)、紫果雲杉 (*Picea purpurea* Mast.)、青杉 (*Picea Ueoveitchii* Mast.)、麗江雲杉 (*Picea likiangensis* Pritz.) 四種，廣佈於甘肅、青海、綏遠、寧夏、四川、西康、雲南等處，以其用途言，足稱西北主要之材用樹木也。

C 松類：此類之產於西北者，計有：華山松 (*Pinus Armandi* Franch.) 油松 (*Pinus Tabulaeformis* Carr.) 兩種，及緊葉松 (*Pinus Tabulaeformis* Carr. var. *Bensata* Rehd.) 一變種，除木材可供建築外，其松脂且可製為松香，此類產於甘肅、甯夏、綏遠等省。

D 楊類：在西北以華白楊 (*Populus D. athayana* Rehd.) 及水白楊 (*Populus Simonii* Carr.) 為最普遍，凡海拔較低及沿河兩旁他種喬木難能生長者，此類樹木恆得適存，其木材可供造紙及火柴桿之用，因其生長容易，如欲防止河岸之崩蝕，砂土之飛揚，對於此樹之培育，實為要圖。

E 核桃類：本類樹木產於西北者為核桃 (*Juglans Regia* Linn.) 一種，其材質堅韌，為製造槍柄及傢具之良材，其果實可供食用，並可榨油，故此樹用途頗廣，誠為建設西北林業造林時，所應注意取用之主要樹種也。

F 樺木類：此類木材亦可製造槍柄，其分佈與上列諸針葉樹略同，多數在針葉林之邊緣，其垂直分佈，在二千公尺以上，此類樹木之樹皮，恆剝落如厚紙，土人有用以包裹牛油者，此類之木材，可供建築及傢具之用，在西北以蜀樺 (*Var. Szechuanica* Schneid.) 為最多。

(二) 藥用 我國藥物照一般醫書所載多數植物均可入藥，而此處所舉者，皆為重要之藥材，其在西

北分佈較廣，產量亦豐。

A 麻黃(*Ephedra Sinica* Stepf.)，屬裸子植物麻黃科之小灌木，其高不及半公尺，為重要收斂藥，治下痢之聖品也。且可用為發汗劑，於陝西、青海、甯夏、綏遠、均產之。

B 大黃(*Rheum Officinale* Baill.)，屬蓼科多年生草本，高約一公尺，用為瀉藥，其在國藥上之地位，一如西藥中之蓖麻油，同為醫藥界所重視，且此物兼有健胃之功，此藥在甘肅之祈連山，青海之巴顏喀喇山，產量特多。

C 甘草(*Glycyrrhiza Glabra* Linn.)，屬豆科多年生草本，高達一公尺許，在國藥中頗為重要，用作緩和劑，因其味微甘，故又有用以製各種甘草乾果，如甘草瓜子等類，此種分佈於青海、甯夏、等處。

D 西藏紅花(*Attractylis* sp.)，屬菊科多年生草本，國藥頗為珍視，據一般書籍記載，為治婦科之良藥，是種聞在西藏出產頗豐，於青海亦有栽培，生長甚佳，內地藥房中所售者，咸購自印度。

(三) 牧草 開發西北應致力之事固多，而發展畜牧一事，實最為切要，而獲利者，凡曾至西北之人，咸可見於平坦之處，綠草瀰望，殊非江南之數畝綠禾可以望其項背，更於乘坐汽車時，有時得能望見羚羊、馴鹿、千百成羣，聘馳東西，宛若怒潮奔岸，凡此種種，皆足證明開發西北畜牧事業之有望，然吾人於畜牧一事，欲收宏厚之利，對於畜種之選擇，疾病之防治，固應充分注意，而對於牧草之種類及其分佈亦不容漠視，蓋因吾人明其分佈，則可確定牧場之地點，詳其種類，則可決定畜養之種屬，更有若干毒草，能致家畜於死命，尤當注意除去，藉保家畜之安全，故茲將分佈較廣之數種，牧草及牧場

中混生之毒草，摘錄於後：以供將來從事發展牧畜事業，作一參攷。

(甲) 牧草

A 芨芨草(*Stipa Splendens* Trin.)，叢生於砂質土及乾燥地，幼時可作牛馬之飼料，及老則可為燃料，是物有時聚生成塊，有鎮壓砂土之效，西北各省，均產之。

B 長齒知風草(*Eragrostis Poaoides* Beauv.)，生於砂礫土之地，甚為適宜，為山羊之飼料，於西蘭公路兩側，遍野皆是。

C 疎花茅(*Stipa laxiflora* Keng.)，此種尚為初次發見，其葉細長，密生於牧草區域，為牧草中之最佳者，於青海拉卜楞西南諸牧場，均有此種。

D 細茸茅(*Stipa Eapillata* L.)，此種頗宜為馬之飼料，於甘肅、綏遠、甯夏、諸省均產之，以上四種屬禾本科，佔牧草中之主要地位。

E 駱駝草(*Hololachne Songarica* Ehrenb.)，屬檉柳科，灌木，繁生砂質土之地，因駱駝善食得名，於青海、綏遠、甯夏、諸省沿黃河兩旁均產之。

F 白刺(*Nitraria Schoberi* Linn.)，屬蒺藜科，小灌木，莖雖多刺，而駱駝善食之，甘肅、青海、甯夏、諸省沿黃河地方及青海之海濱盛產之。

(乙) 毒草 對於家畜忌食及不宜喂飼之植物，為數當不在少，然須經詳細調查、試驗，方能確定，茲僅述已知之兩種於後：

A 毒草(*Aconitum Anthora* L.)，屬毛茛科植物，按一般言凡屬此科植類有毒性，而此物含毒更

猛，牛馬食之，即瘋狂而斃，土人以醋灌喂誤食此草之病畜，云可得救。

B 醉馬草(*Stipa Inebrians* Hance.)，屬禾本科，專忌馬食，據云馬食此草，輕即瘋癲，重則斃命，然其他家畜，則無虞，故此物之特性頗有研究之價值。

(四)特用指一般植物之具特種效用者，如：油蠟植物，香料植物。纖維植物等；其產於西北者，以下列諸種，最有價值。

A 星花(*Stellera Dhamajasma* L.)，屬瑞香科，小灌木，其皮部可供造紙之用，在青海南部玉樹一帶居民有用老法造成土紙，雖其法陳舊，而因原料優美，故造出之紙，亦殊固韌，此種於青海、寧夏、綏遠均產之。

B 叉明草(*Salsola Dollina* Pall.)，屬藜科，一年生小草，葉嫩時可食，將此種物焚之成灰，可提鹼，此種在青海、甘肅、甯夏、綏遠均產之。

C 六月霜(*Anaphalis Pterocaulon* Maxim.)，屬菊科，多年生草本，散生牧草間，土人將此種之花與彼等所食之糝把(係青稞磨成之粉)同燒，可製為香，甘肅、青海之牧地均產之。

D 葦草(*Phragmites Domunius* (L.) Trin.)，屬禾本科，多年生草本，高達一公尺許，繁生淤積之處，土人刈取浸於水中，造其腐爛，乃取為肥料，產於甘肅、青海之濕地。

除上述四類外，在西北植物中，其有觀賞價值者，亦頗不少，如：杜鵑類、繡球花類、薔薇類、海棠類、檜柏類、櫻草類，或具艷美之花，或有悅目之葉，用作庭園樹木，或盆栽花草，均稱適宜。

總上所述，僅西北經濟植物之大概，夫西北一區，面積遼闊，氣候參錯，生物種類繁多，欲盡開發

之利，對於植物，應作大規模之調查，以辨其種類，詳其產地，明其產量，以為開發西北事業之準備，作者草擬斯篇之目的，即在引起國人對於西北植物生產事業之注意，以期初步之調查工作，能積極舉辦也。

西北獸類略述

何錫瑞

西北富源，蘊藏頗厚，農產鑛業，及其大者，姑無論矣，即獸類言，亦頗俱經濟之價值，如麝香羚羊鹿茸獸皮毛貨等之輸出，為量至巨，即以西口羊裘而論，輕暖美觀，以皋蘭為會萃之場所，銷路頗廣，近以西服盛行，為入口呢絨之壓迫，營業日漸衰落，而呢絨之原料，則多係我國毛貨，略經外人製造，轉而售諸我國，獲利常多倍徙，利權外溢，損失甚鉅，推其原因，則科學落伍之故也，西北之獸類，千百成羣，觸目皆然，產量之巨，可以想見，此則必待諸吾人詳細調查，對於其種類環境生活產量，作確切之研究，然後因勢利導，設大觀模之牧場，用科學方法，改良品種，增加產量，就地設立工廠，前之毛貨必須輸諸國外者，今則自行製造，可以挽回利權，杜塞漏卮，獲利之巨，可為預卜，此甚宜立時開發者也，現就其重要者數種，約略述之，以引起國人之注意焉。

麝為鹿科之一種，雌雄均無角，雄者腹部生有麝腺，其分泌物稱為麝香，氣味馨芳馥郁，為香料之最佳者，且係國藥珍品，文尾期特別發達，有引誘異性之功，是獸產於我國西北甘肅青海一帶高山深林中，性怯懦，常營獨居生活，日間深匿，清晨薄暮，始出就食，奔走係連續之跳躍，每躍常可丈許，1963年曾有一商人在中亞旅行一次，採得麝腺七千六百七十餘枚，其在當時之繁盛可以想見，年來因無限制之狩獵，已漸趨絕種矣。

鹿形較大於麝，身上常有白色斑點，故普通稱之為梅花鹿，棲於山林之內，西北產量不多，性溫順，善疾走，常羣居，感覺敏銳，能辨微聲，不易獵獲，牡有枝形角一對，角不空係由皮下層所變化而發

達者，初生時為瘤狀，呈紫褐色，蔽以褐色密毛，是為鹿茸，富有血管，為國藥珍品，肉可食，皮可製革。

羚係山羊之近似種類，形狀與鹿亦略同，雌雄俱有不分枝之長尖角，棲於深山叢林之中，常羣居，善跳躍，能疾走，感覺敏銳，嗜食嫩葉，毛皮柔軟，可以製革，嫩角可為藥用，相傳有解血熱之効，價值頗巨，我國西北產者有下列三種：

一、扭角羚，西北俗名野牛，係羚之最大者，產於甘肅陝西青海西藏一帶之山顛，性好羣居，每羣常至數十頭，據云每羣係由一經驗最富之老牝羚率領，餘者隨之踪絕對服從，嘗有一牝羚被射，墜崖而死，其餘從之，同歸於盡。

二、蘇門羚，本產於蘇門答臘一帶，青藏甘康之交，亦有其踪跡，角尖，耳長，蹄大，頸上披鬃，長可尺許，時作灰白色，土人呼之為白鬃羚，又因其鬃似馬，耳似驢，角似羊，蹄似牛，常致被認為四不像云。

三、瞪羚，產於我國西北，及中亞細亞一帶，牛角頗強，長尺許，眼特大，常羣居，善疾走，不易追獲，飼之亦可馴。

羊在我國西北，種類頗多，羊毛之出產量，亦頗著名，除畜牧之綿羊山羊外，尚有下列四種：

一、大角羊，頭重三四十磅，角特大，長三尺許，角基周圍尺半有餘，青海甘肅產者頗多，毛粗硬，能製氈毯之類。

二、四角羊份綿羊之變種，產於內蒙一帶，毛亦粗硬，產量頗多。

三、青羊產於甘肅青海一帶，常成羣於原野之間，能走險峻，高山之上，亦有其踪跡，牛角較北角特大，毛亦粗硬。

四、黃羊產於甘肅北部綏遠甯夏一帶，為綿羊之近似種類，常千百成羣，往來於草原之上，毛較柔軟，頗有經濟價值。

野豬大致與家豬相似，耳短小直立，犬齒異常發達，突出口外，為其唯一武器，能致他物於死命，尤以其受傷時，能負痛猛衝，疾如奔馬，勇敢善戰，折樹殺生，非奮鬥至死不止，故虎豹亦常避其鋒，四川獵人常謂，獸之最兇猛者，係一豬，二熊，三老虎，其威名可知，肉頗鮮美，毛剛硬，可製刷，皮可製革，西北產者頗多。

熊居深山，棲於樹洞土窖中，蹠著地而步行，能握物，攀木，掘穴，晝隱夜出，以果實芋藟等為主食，能雜食，間亦食肉，冬須冬眠，春暖始出，皮可為墊，肉可食，掌稱珍品，膽係健胃劑，我國西北產者，大概有下列四種：

黑熊，體純黑，惟咽喉下部有白色新月形之紋，產於我國西北，養之亦可馴，怒時頗為兇猛。

褐熊，全體灰褐色，產於西北高山深林中，性本畏人，如獵人迫之急，亦能奮不顧身，直立搏擊。奪械攪人，猛烈異常，似忘其怯懦之天性者。

白熊，全體大部白色，眼週黑色，狀如眼鏡，頗為奇異，產於我國西部高山之顛，美國天然歷史博物館，曾專門派人遠涉重洋，深入該區，採集是獸，其重視標本，熱心科學之精神，實堪欽佩，而應為吾人所急須效法者也。

小紅貓熊，體略大於家貓，習性大致與白熊相同，全體披有棕紅色之長柔毛，常棲於樹顛，以杜鵑花科植物為其主要食品，皮可製裘，頗為名貴。

狐在西北產量頗多，棲於山林或坵墟廢屋中，晝伏夜出，喜肉食，傷害家畜，為農家之害，皮頗佳，而尤以紅狐，毛柔而美觀，較為珍貴，其次為蒙古之青狐，最下者為山狐，毛粗而硬，至於西北之狐，究有若干種，吾人尚無確切之調查，若能發現如西伯利亞所產之銀狐，每皮可至二三十元，舉世視為珍品者，則亦一大利源也。

林狻係野貓之近似種，耳端有黑色長毛一叢，頗為特異，產於甘肅青海一帶多岩石之森林中，時襲羊羣，嘗有林狻一頭，一夜間殺羊二十頭之慘劇，亦云烈矣，此獸冬季毛長，柔軟濃密，溫暖美觀。吾人所羨稱之捨猢褻，即此獸之皮也，價值頗昂，每頭常由三四十元售至五六十元不等，惜產量不多，自幼飼養，亦可馴順，如能大規模生產，亦可獲厚利也。

鼬體長尺許，因顏色不同，名稱各異，棲於古廟舊墟以及森林之間，晝伏夜出，能攀緣，性殘忍，好肉食，有殺鼠之功，然時襲家禽，殺家兔，傷小羊，亦為農家之大害，毛叢生，皮可製裘，毛可製筆，西北產量頗多，紫貂係鼬之一種，產量頗少，極為名貴。

以上數種，係擇其野生者而言之，家畜之馬牛羊駝犬豕，在西北所具之價值，世人盡知，無煩贅述，猛獸之虎豹豺狼等，因西北地廣人稀，到處均有其跡，雖其皮可製墊，肉亦可食，然產量較寡，且利雖可圖，尚不如害之為烈也，至如小獸之種類，亦頗衆多，如鼠類可以傳播疾疫，搬藏鼠有害農業，鼯鼠世居地下，齧髓貪食昆虫，水鼠游泳水內，巢鼠營巢蘆葦間，以及蝙蝠，松鼠，箭豬，刺蝟，狸，獾，

猴，兔之類，其對於吾人利害之鉅細，則尚有待諸詳明之調查也。

即由學術而論，西北獸類，亦頗特異，與世界其他各處，俱不同者頗多，1908年安得遜氏自陝西北部及綏遠寧夏一帶，採集之三十三種內，即有十二新種發現，1912年奧文氏自秦嶺採得十有八種，其中亦有七新種，作者於二年前採自陝西郿縣之六種鼠類內，亦曾發現一新種藏鼠，（論文載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動物組論文專刊十卷五號），其後時欲前往，作進一步之探討，惜限於經費人力，不能成為事實，坐視此豐富資料，不能有所利用，此殊堪痛惜者也。

非僅此也，外人採集之深入我國，純萃以科學為職務者，固不乏人，而其別有用意者，間亦有之，如遜清光緒三十三年，英人斯坦因 Stein於二次來華之際，漫遊我國西北，將燉煌石室藏經，大部盜去，歸著報告，名我西北為近印度區域，其用心之險毒可知，英倫人士，目覩我國之古物，又以我國之不振，更增侵略遠東之野心，宣統三年，英人瓦雷斯 Wallace，又由洛陽，入潼關，經陝西甘肅，出玉門，越新疆，揚揚而去，此二次之採集遊歷，非僅將考古及動物方面，有所調查，即地勢之高下險阻，人民之風俗習慣，亦莫不詳為記載，而尤以瓦雷斯一書，目我國為世界最野蠻之國，任意漫罵，毀侮畢至，尚幸其時係歐戰之前夕，國際形勢，行將衝突，無暇顧及遠東，不然則我國即於彼時，淪於覆滅瓜分，或未可知，惡批評之為害也，其影響殊難估計，是則亦由於我國天然富源，不能自行開發，棄貨於地，外人之窺伺，自所不免耳。

吾人既熟知西北之富源，及其對於學術之價值，處此國難日急之際，危若累卵之時，國人應如何詳確調查，努力開發，杜塞漏卮，挽回利權，固國本如磐石，躋國步於富強，倡國內之採集，杜外人之窺

伺，此誠刻不容緩者也。

中國戲劇源自西北

齊如山

現在國人有一句口號就是：「往西北去」這句話我最贊成，因為黃河流域是我們民族的發源地，那麼西北便是我們的老家，單就戲劇一門來講，現在也是非到西北去不可，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國中各種戲劇的起發點，都是來自陝西，在沒說戲劇與西北關係以前，先把我國戲劇的起源，和他進化的程序來談談，戲劇自起源到成為現在的戲劇，大致要分兩個時期。

第一期為小唱，在這期中又可分三個時代。

(甲)一人獨唱時代，就是把從前的故事，編成詞曲，由一人獨唱，比方董西廂和劉知遠諸宮調兩種，和現在的大鼓書蓮花落等等，都是這類，這還是述說體。

(乙)數人合唱時代，是把曲詞由幾個人分唱，比方這個人替代鶯鶯，那一個人替代紅娘，雖然各人唱各人的詞句，可是并不化妝，且沒有動作，只對面坐着，或立着歌唱，現在山東的犁鏵大鼓，上海的灘簧等等，和各地小曲，都有這些情形，這已經有了代言體的趨勢了。

(丙)稍加動作時代，這種也是分唱，但在唱的時候，稍加一點動作，就是表現唱詞的意思，可是並不化妝，比方十不閑蓮花落等等的小唱裏頭，常有這種情形，算是由代言體中又加上一些動作。

第二期為戲劇，在這期中，又可分三個時代。

(丁)扮演時代，這種是演唱的人稍微化妝，但是醜的裝扮，俊的不裝扮，所以他的名詞叫作醜扮，在演唱的時候，也有表情的動作，也加上了鑼鼓，可是鑼鼓點和身段，並不互相照應，因為他的動

作還都是像真寫實的辦法，不能和鑼鼓相合，藉着敲鑼鼓，使唱的人休息休息就是了，比方北平的八角鼓，和幾年前的蹦蹦戲，都是這個情形，這可以算是有了戲劇的雛形了。

(戊)寫實的時代，這一種上場的人，都須化妝和表情，動作又有了進步，但是他的動作還仍是寫實，和真人動作相去不遠，所以還沒有技術可言，比方河北的哈哈腔，山東的秧歌，河南的大梆戲，奉天的落子，（從前就是蹦蹦）紹興的滴篤腔等等，和各省所謂土戲的各種戲劇，大致都是這種情形，這種可以說是已經有了戲劇的規模了。

(己)美術化的時代，這一種是歌舞並重，在上邊所說戊種時代的戲，雖然已經有了化妝動作等等的情形，但是多係寫實，這種便是把各種的事情都有了規定，唱有唱的韻味，自有白的韻味，動作表情都有了舞式的美妙定規，不但動作不許寫實，就是表情也不許像真，總之可以用兩句話概括言之，就是『無聲不歌無動不舞』，所以不但唱的時候有音樂隨着，就是念白的時候，也要用鼓板鑼等等樂器來擊節，為的是幫助說話的氣勢，不但動作的時候有鑼鼓絲弦各種牌子來節奏，就是一哭一笑表情的時候，也要鼓板大小鑼等等樂器來烘托，為的是幫助表情的恣態，比方現在的南曲，（俗名都叫崑腔）椰子皮黃等，都是這種情形，這唱戲唱白動轉表情都要用美術的方式來作，可以說是由寫實的戲演進到了美術化的戲了。

以上在甲乙丙丁戊五個時代裏邊，所指的各種小唱戲劇，雖然也在演變着，往完備的方向裏走，但是他還在寫實的時代，總沒有演進到美術化的境界，不但上邊這幾種戲是這樣情形，就是各省的各種土戲，大致都是如此，他們所以進化太慢的原故，就是他們最初是各本地的產生物，和西北是沒有關係的

，照這樣說是和西北有關係便可以好，和西北沒有關係便不能好了，這話驟然一聽，似乎有點離奇，其實確有這種情形，這也有個原因，現在要把這個原因來說一說。

國劇自從進為美術化以後，動作比歌唱就要重的多了，舞臺上能作能唱的固然是好腳，倘若唱的十分好而作的好的腳。也能夠一輩子有飯吃，像那能唱而毫無作工腳，就是紅了不過一時，不久就站不住了，北平上海等處以往腳色，大致都是這樣，這足見動作的重要了，他的動作是什麼呢，是來源於唐朝的舞，戲劇的起源，本始自唐朝的梨園，地方恰在西安，而唐朝除集兩漢南北朝美術舞大成之外，又吸收了許多種外國的舞，經玄宗的提倡，把以上的各種舞，大多數都教給教坊梨園子弟，便流傳到了現在，比方宋朝周密的癸辛雜識裏頭有一段德壽宮舞譜的記載，便和現在戲中舞的姿式，有許多相合的地方，由此就可以知道戲劇的動作，和西北有密切的關係了。

以上所說的是戲中的動作，至於歌唱一層，國中較為完備的戲劇，大致也都是來源於西北，現在就風行全國的戲劇來說，較為完備的，就是前邊已種時代所說的南北曲椰子皮黃三種。

第一種南北曲，在江甯嚴冬友著的秦雲擷英小譜裏面有一段記載，可以引來作一個證據，他說『演劇昉於唐朝教坊梨園子弟，金元間始有院本，一人場內坐唱，一人場上應節赴馬，今戲劇出場，必扮天官引導之，其遺意也，院本之後演而為曼緯，（俗稱高腔，在京師者稱為京腔），為絃索，曼緯流於南部，一變為弋陽腔，再變為海鹽腔，至明萬曆後梁伯龍魏良輔出，始變為崑山腔，弦索流於北部，安徽人歌之，為樅陽腔，（今名石牌腔，俗名吹腔），湖廣人歌之為襄陽腔，（今謂之湖廣腔），陝西人歌之為秦腔』云云，照這樣說來，現在的崑腔弋腔都是由西北來的了，以上嚴冬友先生所說的，不過是一

個大概，其實黃河以北各省的高腔，安徽的高調，紹興的高調，長沙的高調，四川雲南的高腔，（也有稱為高調的）等等，都是這一種，在明清兩代是風行全國的。

第二種椰子腔，這種是來源於陝西的秦腔，如山西省的蒲州椰子，代州椰子，河北省的椰子腔，老椰子，山東省的曹州椰子，青州椰子，河南省的大柳戲等等，都是由秦腔演變來的，嚴冬友先生又說過『秦腔自唐宋元明以來，音皆如此，後復間以弦索，至於燕京及齊晉中州，音雖遞改，不過即本土所近變之』云云，這幾句話就是指的以上這幾種，其實還不止此，如四川雲南的椰子，和江浙的南椰子等等，都是來源於秦腔，就是廣東福建的老戲，含着椰子意味的也很多，這大概是由陝西傳到四川雲貴，由雲貴又傳到兩廣的，總而言之，在百餘年以前，全國風行的戲，就是椰子腔，可是他的根源，也是由西北上來的。

第三種皮黃腔，近幾十年來皮黃腔是最發達的了，他發達的原因，當然是因在北京經常王顯宦一百多年提倡的關係，最初北京最出名的為四大徽班，就是和春春臺三慶四喜四個班子，他既名叫徽班，當然是由安徽來的了，近幾十年來，又有管北京皮黃叫作漢調的，這也有個原因，因為從前余三勝譚志道（唱老旦外號叫天係譚鑫培的父親）等脚，都是由湖北來的，唱念多帶湖北的味道，後來譚鑫培更享大名，可是他的嘴裏頭，有時候仍然脫不了湖北的口音，一班效譚的人，奉為準繩，便硬說皮黃始自湖北，既是來自湖北，那麼為什麼當年衆口一詞叫做徽班呢，把二簧指為黃陂黃岡，還勉強可說，把西皮指為西陂，實在牽強太過，其實皮黃決不會始自湖北，因為湖北的漢調，也是由別的地方流傳去的，這樣說來北平的皮黃到底由什麼地方傳來的呢，我經二十多年的考究，認為他是和陝西的皮影戲有極大的關

係，但是他的來源可分兩派。

第一派是由金元的弦索調脫化來的，因弦索調以琵琶為主，所以從前名叫亂彈，北平本為元朝的大都，是戲劇很發達的地方，傳流下來自是當然的事，以後又受了影戲的影響，這影戲又是由什麼地方來的呢，大致是由西安傳到河南，所以從前河南的影戲很普通，由河南一部分傳到涿州，由涿州傳到北平，所以北平有一種名叫西路影戲，又叫流口影，這種影戲從前西城最發達，現在還有一家，據影戲界老輩說，確係由河南經涿州傳來的，所以又叫涿州影，另一部分是由河南東路傳到山東，由山東傳到灤州，又由灤州傳到北京，這種名叫灤州影，從前也有叫作東路影的，也有叫作京東影的，總而言之兩種影戲是一個來源，他的起發點都是陝西，按以上的情形說，這一派的皮黃是弦索調和影戲的合產品，從前張二奎所唱的便是這一派，普通名曰京腔大戲，和湖北安徽是沒有關係的。

第二派是由安徽來的所以叫作徽班但是徽調大致是由漢調傳去的，所以兩種腔調相同的地方極多，那麼漢調又是由什麼地方去的呢，經十幾年的考查，我以為他也是由陝西的影戲脫化出來的，但是他的來源也分兩路，一路是由西安經漢水的流域，一直流傳去的，一路是由漢中傳到四川，又由四川流傳去的，照這樣說，這一派皮黃的起發點，也是陝西的影戲，從前程長庚等所唱的，就是這一派，近幾十年以來，這兩派已經合而為一，不過腔調裏頭還有很少的一點分別，其他念字等等，便一點分別沒有了。

照以上的情形看去，是現在風行全國的皮黃，是由陝西影戲來的了，這話乍聽着彷彿有點武斷，其實確有相當的證據。

第一點，是北平皮黃的腔調，雖然和影戲不同，但是相近的地方很多，比方椰子腔，男女腔調不同，可是都用本嗓，南北曲（俗名崑戈）男用本嗓女用小嗓，可是腔調一樣，生旦淨丑所唱係一樣的工尺，皮黃情形就不然了，不但男用本嗓，女用小嗓，各有不同，他所唱的腔調，男女也截然兩事，比方同是二黃的慢板，可是生旦淨丑的腔調，可算是沒有一個工尺字相同的，這種情形和影戲極相近。

第二點，是椰子的歌唱講聲勢，行腔的時候不像皮黃那樣許多的灣轉，南北曲（俗名崑戈）行腔雖然灣轉較多，但是他的灣轉講圓活，不像皮黃那樣方硬，皮黃行腔的灣轉極多，且極方硬，這一點也和影戲極相近。

第三點，是川腔滇腔裏頭有一派和皮黃極近，可是他的腔調有許多的地方，和影戲相同，大概是新腔就和漢調相近，舊腔就和影戲相近，這足見有連互的關係了。

第四點，是四川現在還有影戲，名叫皮影，又叫驢皮影，西安還叫皮影，漢中的影戲，現在仍舊很發達，名子就叫皮腔，也叫皮影，他所以叫皮腔皮影和驢皮影的原故，當然是因為他所要的人物是皮革做的了，照這樣看來，這皮黃的皮字，恐怕是來源於這個皮影皮腔的皮字，並不是來源於黃陂簡寫的皮字，再說在漢調裏頭就有西皮這個名字，他的意思大概是由西邊來的皮腔，因為西安漢中都在西邊，漢水又是由西北往東南流的，所以纔有這個名稱。

第五點，皮黃腔自己本身組織極為簡單，幾幾乎沒有自己獨立的音樂，鎖呐琴笛所吹軋的牌子，和鑼鼓所打的牌子，不是來自南北曲（俗名崑戈），就是來自椰子腔，可以算是自己沒有東西，這是什麼原故呢，大致是當年皮影戲身段較少，所以音樂也就比別的簡單，後來才慢慢的利用南北曲和椰子腔的

音樂，成就了現在的皮黃。

這五點外，可以作為證據的情形還很多，不必多說了。

照這情形看來，皮黃豈不是也由西北來的麼。

總之，中國比較完備的由寫實派進而為美術化的幾種戲劇，都是由西北來的，但是這也有個原因，前面已經說過，戲劇本始自唐朝，唐朝的都城恰在西安，經皇帝提倡以後，把許多的歌舞姿式都容納到裏頭，把一切像真的表情動作，一概避去，都用舞的方式表現出來，劉濂舞義裏頭有一句話說是：『舞之容生於辭者也』，這句話是最中肯了，這種美式的表現，使戲中詞句的意義越顯着精彩，因為研求舞式的美觀，詞句和音樂也隨着改善演進，又經日久年深的變遷，便演成了一種歌舞並重的戲劇，因為他有歌有舞，一切美觀，所以一般觀眾的印象比寫實的戲更容易深入，因為這個優點他就風行全國了，這就是由西北來的戲劇發達的原因。

各省地方的戲雖然也登臺演唱，並且也用力的追求舞式的動作，但是這種工夫自十歲左右便須練習，所以戲界人都說非有幼工不可，練起來也很不容易，各地方的戲，雖然也極力的模仿，但是不容易仿效到好處，總是存留着寫實氣味還很多，戲劇一有寫實的舉動，便比美術化的舉動，看着不夠動人，於是觀眾的印象也就不容易深入，這就是各地方的戲，不及由西北傳來南北曲椰子皮黃的情形了，戲劇雖然都是來自西北，現在為什麼又要到西北去呢，按南北曲椰子皮黃的腔調雖然各有不同，但是他們的動作可以算是完全一致，都來源於唐朝之舞，現在北平天津上海漢口等處所演的戲，把從前的好處失落了許多，如：

各腳本身的動作。

全戲的排場。

吹彈的排子。

鑼鼓的排子。

身段合鑼鼓的照應。

種種的規矩，都丟的不少，所以現在演戲，除了要好的幾個老腳以外，都覺着比從前鬆懈的多，遠不及從前美觀了。戲界老腳都是這樣說，不是我武斷，現在西安的秦腔動作排場，各種排子存留的還很多，身段和鑼鼓的合拍，尤其講究，所以那裏幾個科班在那從前衰落不振的西安城裏頭，還能存在的原故，大概也就是因為這種緣故，照這樣說來，我們的戲劇還不應該整理整理麼！再說現時在地球上想和各國競爭生存，自然有許多地方非吸收西洋的文明不可，可是若想在世界上給自己的民族爭光，那就非設法發揚自己固有的文明不可，現在世界對於我國的戲劇，已經很注意了，所以我們也應該用力量去研究整理，近來已經有人設法改良，但是他的法子，似乎是往寫實的方向去改，這不但不能改良，真是鬧倒車了。那麼應該怎樣的辦法呢！我的意思是要考究以前失去法則，從新尋找回來，再設法用美術的方式，斟酌改善，若想考究以前的法則，當然應該追本尋源，由西安秦腔入手，所以說是：

國人若想研究戲劇，非到西北去不可。

世界人想研究中國戲劇，非到西北去不可。

再說西北一帶自古善歌的就很多，如周朝的韓娥，秦朝的薛譚，漢青，漢朝的虞公，李延年，唐朝的方等如，郝三寶等等，名人太多，一時也說不清，總之都是秦人，足見秦聲來源很遠，如此看來，就是研究歌唱音聲學的人，也更須要『往西北去』！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出版 一〇〇〇

定價國幣壹元

版權
所有

編輯者 西北文物展覽會

發行者及 西北文物展覽會

南京石鼓路一〇九號

電話二一四二〇

印刷者 國民印刷局

南京宗老爺巷四號

電話二三二六三

D982

8

680/

4252